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歐陽永叔集

(九)

歐陽修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歐陽永叔集

(九)

歐陽修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居士外集

卷二十二

譜一首

硯譜

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爲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爲上。又以貯水不耗爲佳。有鸚鵡眼爲貴。眼石病也。然惟此巖石。則有之。端石非徒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爲貢。亦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而已。歛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爲貴。其石理微麤。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鋸者。尤佳。余少時。又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端溪以北崑爲上。龍尾以深溪爲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絳州角石者。其色如白牛角。其文有花浪。與牛角無異。然頑滑不發墨。世人但以研丹爾。

歸州大沱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麤。亦頗發墨。歸峽人謂江水爲沱。蓋江水中石也。硯止用於川峽。人世未嘗有。余爲夷陵縣令時。嘗得一枚。聊記以廣聞爾。

青州紫金石。文理麤。亦不發墨。惟京東人用之。又有鐵硯。製作頗精。然患其不發墨。往往函端石於其中。

人亦罕用。惟研筒便於提攜。官曹往往持之以自從爾。

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彥猷甚奇此硯。以爲發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銛者。尤發墨。歛石多銛。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青州濰州石末研。皆瓦硯也。其善發墨。非石硯之比。然稍麤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水石。前世已記之。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世矣。

相州古瓦。誠佳。然少真者。蓋真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尙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作瓦埋土中。久而斲以爲硯。然不必真古瓦。自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爾。今見官府典吏。以破盆甕片。研墨作文書。尤快也。魏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爲第一。而今人罕用矣。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嚮時有著作佐郎劉義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絕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而義叟物故。獨余嘗得其二。一以贈劉原父。一余置中書閣中。尤以爲寶也。今士大夫不學書。故罕事筆硯。硯之見於時者。惟此爾。

記一首

洛陽牡丹記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爲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以下。七字一作終列第三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緋桃。一有碧桃二字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一有自字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居。一作居三河間。一有最字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它方異。予甚以爲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一有遠近二字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崑崙。一作混淪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又況天地之和氣。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爲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高。一作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一作有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癭木擁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圓。一作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爲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爲害者。曰妖。語曰。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癭木擁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

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游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既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一作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姚黃。

魏花。

細葉壽安。

鞞紅。亦曰青州紅。

牛家黃。

潛溪緋。

左花。

獻來紅。

葉底紫。

鶴翎紅。

添色紅。

倒暈檀心。

朱砂紅。

九藥真珠。

延州紅。

多葉紫。

麤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蓴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黃

一撒紅

玉板白

### 花釋名第二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黃牛黃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麤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撒紅鶴翎紅朱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添色紅九藥真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蓴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坡。其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朶。牛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真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名遂著。甘草黃單葉。色如甘草。洛人善別花。見其樹。知爲某花。云獨姚黃易識。其葉嚼之不腥。魏家花者。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斲以賣。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時。人有欲閱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其園。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麥。一作桑花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爲王。而魏花乃后也。韞紅者單葉深紅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紅。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



京賢相坊。自青州以駝馱其種。遂傳洛中。其色類腰帶鞞。故謂之鞞紅。獻來紅者。大多葉淺紅花。張僕射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花者。因曰獻來紅。添色紅者。多葉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造化之尤巧者。鶴翎紅者。多葉花。其末白而一作其本肉紅。如鴻鵠羽色。細葉麤葉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花。出壽安縣錦屏山中。細葉者尤佳。倒暈檀心者。多葉紅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漸淺。此花自外深。色近萼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尤可愛。一猷紅者。多葉淺紅花。葉杪深紅一點。如人以手指猷之。九葉真珠紅者。千葉紅花。葉上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蹙其葉。爲九叢。一百五者。多葉白花。落花以穀雨爲開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最先。丹州延州花。皆千葉紅花。不知其至洛之因。蓮花萼者。多葉紅花。青趺三重。如蓮花萼。左花者。千葉紫花。一有出民左氏家字葉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者。多葉紅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門氏子者。善接花以爲生。買地於崇德寺前。治花圃。有此花。洛陽豪家尙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葉底紫者。千葉紫花。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花。在叢中旁。必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它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它花最遠。傳云唐末有中官爲觀軍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單葉白花。葉細長。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陽人家亦少。余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問寺僧而得其名。其後未嘗見也。潛溪緋者。千葉緋花。出於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寺中已無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於叢中。

特出緋者不過一二朵。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象<sup>音</sup>。枝花。故其接頭尤難得。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珪宅。今有之。多葉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爲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花爲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爲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花。當時爲第一。自多葉千葉花出後。此花黜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爲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爽斜道中尤多。與荆棘無異。土人皆取以爲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草。計有若今<sup>五字一作當</sup>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sup>一作</sup>。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萬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遠。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 風俗記第三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爲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爲市井。張幄。弄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陂堤。張家園。棠棣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乃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迪爲留守時。始進御歲。遣衙校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三數朵。以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使馬上不動搖。以蠟封花蒂。乃數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斲小栽子。賣城中。謂之山

窺子。人家治地爲畦。種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謂之門園子。蓋本姓東門氏。或是西門。俗但云門園子。亦由今俗呼皇甫氏。多只云皇家。豪家無不邀之。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秋時立契買之。至春見花。乃歸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蘸殺與之。魏花初出時。接頭亦直錢五千。今尙直一千。接時須用社後重陽前。過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軟土擁之。以蒭葉作庵子罩之。不令見風。日惟南向留一小戶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用瓦亦可。種花必擇善地。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斂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引蟲食。白斂能殺蟲。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二日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之法也。一本發數朶者。擇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朶。謂之打剝。懼分其脈也。花纔落。便剪其枝。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旣去蒭庵。便以棘數枝置花叢上。棘氣暖。可以辟霜。不損花芽。他大樹亦然。此養花之法也。花開漸小於舊者。蓋有蠹蟲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黃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鍼孔。乃蟲所藏處。花工謂之氣窗。以大鍼點硫黃末鍼之。蟲乃死。蟲死。花復盛。此醫花之法也。烏賊魚骨以鍼花樹。入其膚。花輒死。此花之忌也。

牡丹記跋尾

右蔡君謨之書。八分散隸。正楷行狎。大小草衆體皆精。其平生手書小簡殘篇斷稿。時人得者甚多。惟不肯與人書石。而獨喜書余文也。若陳文惠公神道碑銘。薛將軍碣。真州東園記。杭州有美堂記。相州畫錦。

堂記余家集古錄目序皆公之所書最後又書此記刻而自藏于其家方走人於毫以模本遺予使者未復於閩而凶訃已至於毫矣蓋其絕筆於斯文也於戲君謨之筆既不可復得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於是可不惜哉故書以傳兩家子孫

【硯譜】惟此崑石此一作歸峽此下一有問字

【牡丹記花品序】以自私此下一有也字偏氣之美一作偏病之氣萬物之一怪也或無一字

【花釋名】或以氏以字下一有姓字九藥真珠此下一有紅字下同司馬坡一作馬坡鬻其園此下一有宅字因曰一作因有一白點如

珠而葉密一作點白如珠其葉密或作密其葉丹州延州花此下一有脫字崇德寺一作崇真寺如拍板此下一有狀二字不過一二朶一作二朶

此花黜矣此一作其丹延已西已一作巴

【風俗記】以榮葉以一作尤著者此下一有或有人兩字歲用日未出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

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二三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秋時旬日乃澆以鍼花三字上一入其膚花輒死輒一作皮

士大夫家有公牡丹譜一卷乃承平時印本始列花品序及名品與此卷前兩篇頗同其後則曰敘事

宮禁貴家寺觀府署元白詩譏鄙吳蜀詩集記異雜記本朝雙頭花進花丁晉公續花譜凡十六門萬

餘言前題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某撰後有梅堯臣跋蓋假託也姑以三事明之公之花釋名大概

謂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雖盛。然沈宋元白。未嘗形容其美且異。劉夢得亦止云一叢千萬朵而已。蓋言今之名品。當時未有。而此乃以元白常花唱酬爲一門。一也。花譜。蔡君謨所書。至今流傳。熙寧元年公跋云。君謨絕筆於斯文。安得此萬餘言者。二也。梅之後序云。公初筮仕西洛。作花品。及參大政。亦有謝西京王尚書牡丹詩。案梅以嘉祐五年四月卒。是冬公方入西府。明年遷參政。其妄尤甚。三也。此初無足辨。特以印本流傳。恐後人或信耳。

卷二十三

雜題跋二十七首

書李翱集後

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嘗讀韓文所作。良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翱作傳。而此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書梅聖俞稿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

於工曰。彼篋者。簾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尙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響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一作直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

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橐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橐，猶伯牙之琴絃乎。

讀李翱文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誠一作識，其性當讀復一作。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韓爲秦漢間好俠事一作，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一作。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凡昔二字，一作况迺一字，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一作無時爾。此其二字推是一字，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一作知一作翱憂者，又皆賤一作疏一作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一作景一作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脩書。

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一作二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

右唐韋應物滁州西澗詩。今州城之西。乃是豐山。無所謂西澗者。獨城之北。有一澗。水極淺。遇夏潦漲溢。但爲州人之患。其水亦不勝舟。又江湖不至。此豈詩家務作佳句。而實無此耶。然當時偶不以圖經考正。恐在州界中也。聞左司郭員外新授滁陽。欲以此事問之。

論尹師魯墓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拊其事。再述於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



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祗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爲。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冤一作怨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蓋爲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

始也。偶儷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未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爲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 書冲厚居士墓銘後

東南固多學者，而徐氏尤爲大族。其子弟從予學者，往往有聞於時。視其子弟，則可知其父兄之賢也。廬陵歐陽脩書。

#### 讀裴寂傳

予嘗與尹師魯論自魏晉而下，佐命功臣，皆可貶絕，以其貳心舊朝。叶成大謀，二字一作謀雖曰忠於所事，而非人臣之正也。及讀裴寂傳，迹其終始，良有以哉。始寂爲晉陽宮監，私以宮人饋高祖，因見親暱，可謂貳隋矣。及太宗以博奕啗之，遂開義師之謀。卒成唐室，武周爲寇，請行自敗，不卽就誅者，非特佐命有功，豈非曩時私狎之恩哉。坐交沙門，法雖免官，見放復有所陳。太宗數之曰：計公勳庸，不至於此，數以武德時

官一作政之繆皆歸其人。又聞妖言不自明，乃欲殺人滅一作口。遂被流放，列其四罪，貸不致理。蓋由進身之私，恩衰即敗也。韓彭之功，猶終不保，況寂也哉。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予友梅聖俞於范饒州席上賦此河豚魚詩。余每體中不康，誦之數過，輒佳。亦屢書以示人，爲奇贈。翰林東閣書。

書三絕句詩後

前一篇梅聖俞詠泥滑滑，次一篇蘇子美詠黃鸞，後一篇余詠畫眉鳥。三人者之作也。出於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輒趣一作同歸，豈非其精神會通，遂暗合耶？自二子死，余殆絕筆於斯矣。翰林東閣書。

跋晏元獻公書

右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尙書晏元獻公二帖。公爲人真率，其詞翰亦如其性，是可佳也。

跋李西臺書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和叔攜以過余，因得覽之，不能釋手。嗟今之人，清尙如西臺君者，何少也。遂書其後而還之。廬陵歐陽脩。

同前

李公爲人端重清方。爲當時所重。不徒愛其筆蹟也。嘉祐三年三月晦日脩題。

### 跋李翰林昌武書

昌武筆畫遒峻。蓋欲自成一家。宜其見稱於當時也。脩覽其書。知此道七字一作風雅寂寞久矣。嚮時蘇梅二子。以天下兩窮人主張斯道。一時士人一作士人傾想其風采。奔走不暇。自其淪亡。遂無復繼者。豈孟子所謂折枝之易。第不爲邪。覽李翰林詩筆。見故時朝廷儒學侍從之臣。未嘗不以篇章翰墨爲樂也。

###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一作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篋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一作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一有而字。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於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

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道皆一有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題薛公期畫

善言畫者。多云鬼神易爲工。以謂畫以形似爲難。鬼神人不見也。然至其陰威慘淡。變化超騰。而窮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絕。及徐而定視。則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是不亦爲難哉。此畫雖傳自妙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嘉處。嘉祐八年仲春旬休日。竊覽而嘉之。題還薛公期書室。廬陵歐陽脩題。一作俗言見畫鬼人不常見也。然而隱見出沒於有無之際。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難矣。及其變化。飛騰窮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絕。豈不又難哉。此畫雖所傳好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佳處。廬陵歐陽脩竊覽而嘉之。遂題其後。以還公期書室。嘉祐八年仲春休日。

跋杜祁公書

右杜祁公墨蹟。公當景祐中爲御史中丞。時余以鎮南軍掌書記爲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獎。後十五年。余以尙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都。公已罷相。致仕於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候問起居。見公福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予遭內艱去。居於穎。服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爲學士。與公書問往還。無虛月。又二歲。公以疾薨於家。予旣泣而論次公之功德而銘之。又集在南都時唱和詩爲一卷。以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爲十卷而藏之。余與時寡合。辱公之知久而愈篤。宜於公有不能忘。矧公筆法爲世楷模。人人皆寶而藏之。然世人莫若余得之多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

跋永城縣學記

唐世執筆之士。工書者十八九。蓋自魏晉以來。風流相承。家傳少習。故易爲能也。下逮懿僖昭哀。衰亡一作世之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四海分裂。士大夫生長干戈。於積屍白刃之間。時時猶有以揮翰馳名於當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秉之小篆。李鄂郭忠恕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至於羅紹威錢俶。皆武夫驕將之子。酣樂於狗馬聲色者。其於字畫亦有以過人。及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儒學稱盛矣。唯以翰墨之妙。中間寂寥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爲乎。將俗尙苟簡。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也。蓋久而得三人焉。嚮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出於世。君謨筆有師法。真草惟意所爲。動造精絕。世

人多藏以爲寶。而予得之尤多。若荔枝譜、永城縣學記、筆畫尤精而有法者。故聊誌之。俾世藏之。知余所好。而吾家之有此物也。廬陵歐陽某書。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中元日。

書荔枝譜後

善爲物理之論者曰：天地任物之自然，物生有常理，斯之謂至神。圓方刻畫，不以智造而力給，然千狀萬態，各極其巧，以成其形，可謂任之自然矣。二十七字，一作千態萬狀，雖不以智造而力給，一任之自然，故能各極其巧。而其一無醜好精麤，壽夭多少，皆有常分，不有尸之孰爲之限數。由是言之，又若有爲之者。十字，一無此。是皆不可詰於有無之間。故謂之神也。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絕，而非名花。昔樂天二字，一作人。有感於二物矣。是孰尸其賦予邪？然斯二者，惟一此字，一無不兼萬此字。物之美，故各得一作得各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余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因爲牡丹作記。君謨，閩人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於二物，而吾二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以附君謨譜之末。嘉祐八年七月十九日，廬陵歐陽脩題。

跋學士院題名

余嚮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閑，而兼有人天之樂者，惟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疲矣，而勤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却思玉堂。

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閱覽題名。不覺慨然。遂書於此。嘉祐八年中秋日。

熙寧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載覽至却思玉堂。如在天上之語。因思余作內制集序。亦爲此語。英宗皇帝嘗加稱賞。爲之泫然感涕不能止也。六一居士書。

### 跋茶錄

善爲書者以真楷爲難。而真楷又以小字爲難。羲獻以來。遺迹見於今者多矣。小楷維樂毅論一篇而已。今世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爲真本。而斷裂之餘。僅存者百餘字爾。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溫彥博墓銘。亦爲絕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以此見前人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者少。而難得也。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錄目序橫逸飄發。而茶錄勁實端嚴。爲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蓋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故亦粗識其一二焉。治平甲辰。

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乎筆墨踐徑之外。神逸有餘。而與羲獻異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烏足道哉。此蔡忠惠公所題。

###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

右觀文學士尚書王公。字伯中。清德之老也。余晚接公遊。愛其爲人。未幾公以病卒。因錄其遺迹而藏之。實思其人。不獨玩其筆也。天聖中公與謝絳希深黃鑑唐卿修國史。余爲進士。初至京師。因希深始識公。



而未接其遊。後三十年，余爲翰林學士，公以書殿兼職經筵，始得竊從公後，故得公手筆不多。嗚呼！天聖之間，三人者皆一時之選，今皆亡矣。其遺迹尤可惜。矧公素以書名當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跋學士院御詩

列聖御製刻石龕，在玉堂北壁，局鑱甚嚴。至和元年秋，余初蒙恩召爲學士，嘗因事獨對便殿，先帝密諭將幸玉堂，及欲如祖宗時夜召學士，因問唐朝故事。余奏曰：「唐世學士以獻替爲職業，至於進退大臣，常參密議，故當時號爲內相。又謂之天子私人，其職在禁近，故唐制學士不與外人交通。比來選用非精，致上恩禮亦薄，漸見疎外，無異百司。若聖君有意崇獎，則當漸修故事，予遂退而建言，不許私謁執政。時人喧然，共以爲非。蓋流俗習見近事，不知學士爲禁職，舊制不通外人也。真宗時，劉子儀當直，既不爲丁晉公草制，明日晏元獻公入直，劉見晏來，遽趨一作移以出，相遇不揖，掩面而過。蓋當時學士猶交直也。近時當直者多不宿，宿者暮入晨出，玉堂終日闐然，吏人共守空院而已。職墮事廢已久，自朝廷近臣皆不知故事，流俗不足怪也。因覽刻石，遂并記之於後。治平元年清明日。

院中名畫，舊有董羽水僧，巨然山，在玉堂後壁。其後又有燕肅山水，今又有易元吉猿及獮，皆在屏風。其諸司官舍，皆莫之有，亦禁林之奇玩也。余自出翰苑，夢寐思之。今中書樞密院，惟內宴更衣，則借學士院解歇，每至，裴回畫下，不忍去也。

跋薛簡肅公奎書

右薛簡肅公詩并書其背乃天聖四年司農卿李湘門狀是歲丙寅至今丁未實四十二年矣偶得於家人篋中因禱軸而藏之公之清節直道余旣銘之而有傳在國史此不復書治平四年閏月十八日

跋醉翁吟

余以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明年改元嘉祐與聖俞作此詩後五年聖俞卒作詩殆今十有五年矣而聖俞之亡亦十年也閱其辭翰一爲泫然遂軸而藏之熙寧三年五月十三日

題青州山齋

吾常喜誦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効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迺知造意者爲難工也晚來青州始得山齋宴息因謂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爲己有於是益欲希其髣髴竟爾莫獲一言夫前人爲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然不得自稱其懷豈人才有限而不可彊將吾老矣文思之衰邪茲爲終身之恨爾熙寧庚戌仲夏月望日題

跋三絕帖

南唐澄心堂紙爲世所珍今人家不復有曼卿詩與筆稱雄於一時今亦未有繼者謂之三絕不爲過矣余家藏此蓋三十餘年熙寧壬子正月雨中記六一居士

【論尹師魯墓誌】故條析石本作又條悉石本作可當之以當之而不簡類稟作而必求其可當務盡其道理石本  
 其字歷貶石本作歷石本作盡知師魯四字上石仁義石本作其學石本無叫屈類稟作於其銘文石本無乃云銘  
 文字石本無以非罪石本無未必為非石本無故不此下一若謂石本無皇甫濕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類  
 作皇甫濕韓文誌石本作之戲石本無孔子言石本無故師魯之誌故字下豈恤此下石本  
 公誌與李翱行狀誌誌石本作之戲石本無孔子言石本無故師魯之誌故字下豈恤此下石本  
 【跋永城縣學記】唯真蹟作廢真蹟廢字而上有途字世人真蹟無

此卷論尹師魯墓誌即辨誌也。遂寧府有石刻載師魯妻初怒誌文簡略。新進士孔嗣宗請諸潁州與公辨論。凡留半月。公為添換。并遺辨誌。又答嗣宗兩帖。與今本書簡第七卷同。但增一節云。此不當辨。為世人多云云。恐尹氏惑之。使其妻子不足。故須委曲。近曾錄寄范公。今錄奉呈為語。尹氏凡三十九字。據此。則所謂添換。尚或可疑。姑附於此。

外集第十九卷與杜訢書云。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為墓表。以此見朋友與孝子用心常異。然則當時固無甚添換也。

卷二十四

近體賦十一首詩附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並引狀

臣伏觀今月十三日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題目初出。中外羣臣皆歡然。以謂至明至聖。有小心翼翼事天之意。蓋自四年來。天災頻見。故陛下欲脩應天以實之事。時謂出題以詢多士。而求其直言。外議皆稱自來科場。只是考試進士文辭。但取空言。無益時事。亦一作未有人君能上思天戒。廣求規諫。以爲試題者。此乃自有殿試以來。數百年間最美之事。獨見於陛下。然臣竊慮遠方貢士。乍對天威。又迫三題。不能盡其說。以副陛下之意。臣忝列書林。粗知文字。學淺文陋。不自揆度。謹擬御題撰成賦一首。不敢廣列前事。但直言當今要務。皆陛下所欲聞者。臣聞古者聖帝明王。皆不免天降災異。惟能脩德脩政。則變災爲福。永享無窮之休。臣不勝大願。其賦一首。謹隨狀上進。

賦推誠應天。  
尙文飾。

天災之示人也。若響應聲。君心之奉天也。惟德與誠。固當務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彼雖不言。謫見以時而下告。吾其脩德。禍患可銷於未萌。臣聞天所助兮。惟善則降祥。德苟至兮。雖妖而不勝。皆由人事之告召。然後天心之上應。若國家有闕失之政。則當頻見於衆災。欲人主知戒懼之心。所以保安於萬乘。臣請述當今之所爲。引近事而爲證。至如陽能和陰。則雨降。若歲大旱。則陽不和陰。而可推。去年大旱。陰不侵陽。則地靜。若地頻動。則陰干於陽。而可知。去年河東地頻動。又如黑者陰之色。晦者陰之時。或暴風慘黑而大至。

白晝晦冥而四垂。康定元年三月。黑風起。白日晦。日食正旦。雨冰木枝。今春二月。如此之類。皆陰之爲。蓋陰爲小人與婦人。又爲大兵與蠻夷。若四者之爲患。則羣陰之失宜。故天象以此告吾君。不謂不至。陛下所宜奉天戒。不可不思。是謂應以實者。臣敢列而言之。若夫慎擇左右而察小人。則視聽之不惑。肅清宮闈而減冗列。則恭儉而成式。況乎遠佞人者。孔宣父之明訓。放宮女者。唐太宗之盛德。又若西師久不利。宜究兵弊而改作。叛羌久未服。宜講廟謀之失得。在陛下之至聖。行此事而不忒。庶天意之可回。雖有災而自息。方今民疲賦斂之苦。又值饑荒之年。財賈盡於私室。苗稼盡於農田。劫掠居人。盜賊並起。流離道路。老幼相連。陛下視民如子。覆民如天。在於仁聖。非不矜憐。故德音除刻削之令。赦書行賑濟之權。然而詔令雖嚴。州縣之吏多慢。人死相半。朝廷之惠未宜。夫天至高遠也。惟可動以精誠。民之休戚也。皆繫君之好尚。惟善政之能惠。則休符之並貺。而况富有四海之大。獨制萬民之上。一言之出。誰敢不從。百事責實。自然無曠。發號施令。在聖意之必行。變災爲祥。則太平之可望。今漢史有五行之志。尚書有洪範之文。願詔侍臣之講說。許陳古事於聽。一作聞。可以見自召妖災。雖由於時政。能招福應。亦自於明君。故柔偃於風。表周王之覺悟。雉鳴於鼎。成商帝之功勳。蓋恐懼脩省者實也。在乎不倦。祈禳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臣生逢納諫之聖明。不問直言之狂斐。惟冀愚衷。一作忠。之可採。苟避誅夷而則豈。蓋賦者古人規諫之文。臣故敢上干於旒扆。

監試玉不琢不成器賦良玉非琢安得成器

至寶雖美。因人乃彰。欲成器而斯尚。由載琢以爲良。瑕玷弗施。始中含於溫潤。切磋有則。取應用於圓方。披大禮之遺言。洞先儒之所錄。以謂玉不因琢。器莫得以自貴。人不因學。道無由而內勗。故我誘之於人。論之以玉。內含其美。雖稟質而可嘉。外飾其形。假載雕而後足。然以寶有可尚。世誠所希。價連城而有待。氣如虹而上揮。禮神之用斯在。磨玷之言則非。稟爾天真。包十德而成質。制由工巧。參六瑞以凝輝。然則攻自它山。列乎良璞。雖曰寶也。不能效於自用。雖曰堅也。未有成於不琢。美在中矣。徒內抱於英華。礪而錯諸。始外成於圭角。豈不以玉者華於國。而可重。器者用於人。而克安。規矩殊形於圭璧。短長具制於躬。桓亦猶在鎔者金。必資乎鍛礪之設。從繩者木。遂分乎曲直之端。且夫人務其師。玉貴其德。性雖本善。不學則弗至於道。質雖至美。不琢則弗成其飾。稽匪刻匪雕之說。理實異斯。嘉如切磋之言。義誠有得。彼大圭貴乎尙質。鳴珮取乎揚聲。雖效珍而並用。在設諭以非精。曷若彰教誨而有漸。譬琢雕而可成。是故西琥東圭。捨規模而安創。半璋全璧。非制度以難明。向若追琢不加。刻畫非備。雖縝密以含彩。在文華而曷視。故楊子以謂玉不雕。則璠璣不作器。

國學試人主之尊如堂賦堂隆峻人主尊矣

位既異等。君宜有常。惟居尊而體國。爰取諭於如堂。望而畏之。使下民之咸仰。高爲貴者。譬遠地以同彰。

稽往謨之遺文。懿嘉言之洞啓。謂立制於君上。論相承於堂陛。蓋以貴賤殊品。尊卑異禮。下臨於物。必也尊嚴而有儀。上譬於堂。所以崇高乎正體。誠以赫赫化被。巍巍道隆。儼正宁以居極。統羣黎於宅中。蓋取乎馭民之貴。非資於構廈之功。位正當陽。若盛九筵之制。民欣戴后。如瞻七尺之崇。然則堂非高則偏。下而易陵。君弗尊則保位而難慎。卑高必貴乎不瀆。上下於焉而克順。邇臣內附。類榱棟之相依。一作高。列辟下陳。由陛廉而比峻。豈不以富有函夏。躬臨兆民。示臣庶之弗越。表等威之有倫。將使制爾萬國。宗子一人。下絕僭王。非歷階之可及。世惟與子。彰肯構以相因。是知制衆室者。莫先乎堂。奄九有者。必尊其主。蓋兼統於邦國。匪專稱於棟宇。化有於下。奉穆穆以深居。仰之彌高。若耽耽之可覩。蓋由堂不可以卑而亂制。君不可以黷而不尊。喻穹隆於九仞。用總制於羣元。且異夫蓋之如天。但述居高之旨。就之如日。惟明照下之言。大哉陛峻而堂高者勢之然。臣貴而君尊者國之理。伊制度之有別。俾崇高而是視。所以建公卿大夫而天子加焉。其尊也於斯見矣。

詔重修太學詩

漢詔崇儒術。虞庠講帝猷。叢楹新寶構。萬杵逐歡謳。照爛雲霓麗。回環璧水流。冠童儀盛魯。蒿柱德同周。舞翟彌文郁。橫經盛禮脩。微生聽所鼓。願齒夏弦游。

省試司空掌輿地圖賦

平土之職。圖掌輿地。

率土雖廣。披圖可明。命乃司空之職。掌夫輿地之名。奉水上以勤修。慎司無曠。覽山川而盡載。按牒惟精。所以專一官而克謹。辨九區而底平者也。伊昔令王尊臨下土。以謂綿宇非一。不可以周覽。衆職異守。俾從於各主。故我因地理二字一作輿地之察。宜建冬官而法古。將使如指諸掌。括乎地以無遺。皆聚此書。著之圖而可觀。險固咸在。方隅異宜。分形勝以昭若。庶指陳而辨之。度地居民。旣脩官而有舊。辨方正位。俾披文而可知。其或作屏建親。命侯封國。小大有民社之制。遠邇異封。圻之式。非圖無以辨乎數。非官無以奉其職。主於空土。旣險阻之盡明。別爾分疆。誌廣輪而可識。誠由據函夏之至要。贊大君之永圖。上以體國而經野。下以建邦而設都。參古號於周官。各司其局。辨羣方於禹跡。無得而踰。是何標區域以並分。限華夷而靡爽。域中所以張乎大。天下無以逾其廣。亦猶五土異物。必辨於司徒之官。九州有宜。乃命乎職方之掌。用能三壤咸則。四民奠居。窮人跡於遐域。包坤載於方輿。且異夫充國論兵。但模方略之狀。鄴侯創業。惟收圖籍之餘。彼夏貢紀乎州名。漢史標乎地志。雖前策之並載。在設官而未備。曷若我謹三公於漢儀。專掌圖於輿地。

翠旌詩

盛禮郊儀肅。純音帝樂清。歲蕤飄翠羽。赫奕展華旌。鳳邸光交覆。鸞旗色共明。繽紛拂葩蓋。輝映雜綏纓。且異文竿飾。非同翽舞名。竹宮歌瑟祀。雅曲播遺聲。



殿試藏珠於淵賦

君子非貴難得之物

稽治古之敦化。仰聖人之作君。務藏珠而弗寶。俾在淵而可分。效乎至珍。雖希世而弗產。棄於無用。媿還浦以攸聞。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致理。將革紛華於媮俗。復芟愚於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爭心之不起。蓋賤貨者爲貴德之義。敦本者由抑末而始。示不復用。雖乎寶而奚爲。捨之則藏。秘諸淵而有以。誠由窒民情者在杜其漸。防世欲者必藏其機。使嗜欲不得以外誘。則淳朴於焉而可歸。將抵璧以同議。諒彈雀而誠非。照乘無庸。盡遺碕岸之側。連城奚取。皆沉媚水之輝。用能崇儉德以外昭。復淳風而有謂。民心朴以歸本。物產全而靡費。珍雖無脛。俾臨淵而盡除。事異暗投。永沉川而不貴。然而道旣散。則民薄。風一澆而朴殘。玩好旣紛乎外役。質素無由而內安。故我斥乃珍奇之用。絕乎侈靡之端。將令物遂乎生。老蚌蔑剖胎之患。民知非尙。驪龍無探頷之難。是則恢至治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寶於遠。則知用物之足。不見其欲。則無亂心之惑。上苟賤於所好。下豈求於難得。是雖寶也。將去泰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而不識。彼捐金者由是類矣。摘玉者可同言之。諒率歸於至理。實大化於無爲。致爾漢臯之濱。各全其本。雖有滌蠖之產。無得而窺。自然道著不貪。時無異物。民用遵乎至儉。地寶蕃而不屈。所以虞舜垂衣。亦由斯而弗哂。

博愛無私詩(屬)

賞以春夏賦天子行賞  
欽順時令

賞出於國時行在天紀勳庸而有序。順春夏以昭宣。無忘爾勞。法蠱生而布惠。用嘉乃績。因長養以旌賢。原夫執政者君爲民之紀。懼賞罰之一失。則恩威之兩弛。受焉不以其私。賜之非爲其喜。蓋夫欲固其國者。必謹國之常。能奉乎天者是謂天子。將出令以無僭。必順持而后軌。顯庸制爵。爰占星鳥之中。茂德建官。當俟薰風之始。且夫春居東以首歲。夏司南而執衡。在氣爲燠。於時主生。東動也以之起。南任也以之成。我所以推本萬事之理。欽象四時之行。政刑由是以有度。寒暑於焉而不爭。頌以土田。順木行而養育。昭其服物。助火德之光明。故曰天之大端在陰陽。君之大柄在刑賞。操其柄以歸己。求其端而取象。法太簇贊陽之月。行慶有常。體林鍾種物之時。勸功無爽。誠以賞當則民協。澤流而德深。但慮過時之失。敢懷虛受之心。故月令有布德之文。前規具在。景風爲賜爵之候。往牒攸欽。嗚呼。王者畏天以臨民。天道在人而可信。事與時合。則爲和而爲福。時與事逆。則有災而有饑。在乎察動靜以爲本。布仁恩而克慎。亦由彌田主教。非仲秋而不行。議獄斷刑。須大冬而乃順。故能光昭國體。欽奉邦彝。用豈有於踰德。舉無聞於振時。且異夫賜以鞶纓。示假人而取誚。贈其袞冕。譏錫命以非宜。大哉君之舉者。必書上之出者爲令。苟違時而不度。懼招尤而失正。故左氏載聲子之言。以戒後王之立政。

畏天者保其國賦祇畏天道  
能守其國

聖人以凝命恭默。膺圖肅祇。爰務畏天之義。但彰保國之規。惟帝難之。翼翼固欽於乾道。爲人上者。兢兢慎守於邦基。用能御寶位而惟永。隆昌運以咸熙者也。探齊王之式陳。懿子輿之所謂。將設治民之術。先本爲君之貴。且曰天惟簡在。誠由乎不敢荒寧。國乃洽平。是宜乎克自抑畏。惠此方國。欽若昊天。實克遵於慄慄。示無爽於乾乾。慮威宣咫尺之間。所以嚴恭罔怠。致疆啓幅員之內。所以底定無愆。蓋由仰高明以惟勤。遂邦家而永保。又新之戒斯在。無逸之篇可考。順帝之則。始敦危懼之誠。俾民不迷。終得阜安之道。豈不以天者本降鑒。而是顯。國者在緝綏。而以興。畏乎天。表降鑒之甚邇。保乎國。示緝綏而可憑。審雖休勿休之理。遵日慎一日之稱。是故懼無災以爲懷。見楚莊之勿伐。不敢康而在念。識周成之有能。夫如是。則垂拱是圖。持盈可久。不遑啓居。今以圓靈之是奉。無敢暇豫。今以中區而自守。昭事而宜乎宗社。咸寧之旨攸同。欽承而惠彼民人。設險之功。何有不然。又安得惟寅謹爾。匪懈昭其。蓋足憚於覆燾。必克固於蕃維。周時垂陟降之文。亦足畏也。洊雷著修省之說。于時保之。至哉闡釋聖猷。鋪昭皇極。眷懃悚以爲本。在撫綏而作式。有以見惟天爲大而君則之。故定于萬國。

斷雕爲樸賦

除去文飾  
歸彼淳樸

德以儉而爲本。器有文而可除。爰斷載雕之飾。將全至樸之餘。篆刻未銷。見背僞歸真之始。鏤章咸滅。知去華務實之初。稽史牒之前聞。述政風而遐舉。懿淳儉之攸尙。斥浮華而可沮。謂乎防世僞者在塞其源。

全物性者必反其所。素以爲貴，將抱樸而是思，煥乎有文，俾運斤而悉去，誠由淳自澆，散器隨樸分。聘匠巧而傷本，掩天真而蔑聞，故我反淳風而矯正，杜末作之紛紜，剖刻桷之形，復采椽而不琢，滅鏤簋之僭，反木器於無文，則知工巧盡捐，浮淫是抑，道尙取乎反本，理何求於外飾，圭磨嶽鎮，歸璞玉以全真，鬻去山雲，表瓦罇而務德，是則遵乎樸者將反始而臻極，斲乎雕者惡亂真而飾非，約澆風於一變，矯治古以同歸，礪而錯諸，盡滅彫蟲之巧，質爲貴者，寧慙朽木之譏，用能杜文彩之煥然，返淳和而遵彼，雕雖著則尙可磨也，樸其復則在其中矣，棄末反本，小巧之工盡捐，革故取新，見素之風可美，彼琢玉然後成器，命工列乎彫人，務以文而勝質，徒散朴以還淳，曷若剗斲之功，靡施大巧若拙，刻鏤之華，盡滅其德，乃真懿之隆者，非假飾以爲資，儉之至者，匪奇淫而是覺，但期乎去泰去甚，寧患乎匪雕匪斲，有以知一變乎道之風，由是而復歸乎樸。

祭先河而後海賦

王者行祭先務其本。

在祭者必有常典，務本者貴乎不忘，既先河而告備，乃後海以爲常，幣玉始陳，恭視諸侯之瀆，牲牢繼列，方祠百谷之王，探國典之舊文，撫禮經之大旨，以謂河導其派，本一勺而始矣，海納其會，實百川之委也，祀容肅設，必先有事於靈長，望秩並修，然後功歸於善下，誠以決九川而分導，括衆流而混并，一則窮本而有自，一則兼容而積成，是用分禮章而異數，昭祭典以推行，命祀首陳，始則出圖之所，禱辭以設，方祈

紀地之名。用能縛乃令儀。昭夫重祭。利萬物以斯善。用五材而並濟。無文既秩。禁經瀆以領祠。羣望繼行。禱朝宗而用幣。外則盡物。中惟告虔。既義取於源委。乃禮分於後先。一禱致誠。必告榮光之涖。大川並走。嗣臨重潤之淵。得非衆嶽肇乎一拳。椎輪生乎五輅。考厥初之攸在。彰返始而爲務。亦猶文王之祀雖貴。不踰后稷之尊。齊人之事將行。敢越配林之故。是知河必居首。取發源而肇茲。海不自大。由積衆以成其。導洪流而並注。散靈潤以旁滋。顧乃濫觴之因。必有先也。視爾委輸之廣。然後從之。異哉祭尙潔誠。禮惟思反。將展報以爲義。必討源而自遠。故夫三王之祭川。必務其本。

大匠誨人以規矩

良匠之誨人以規矩

工善其事。器無不良。用準繩而相誨。由規矩以爲常。度木隨形。俾不欺於曲直。運斤取法。必先正於圓方。載考前文。爰稽哲匠。伊作器以祖善。必誨人而攸尙。有模有範。俾從教之克精。中矩中規。責任材而必當。誠以人於道也。非學而弗至。匠之能也。在器而攸施。既諄諄而誨爾。俾拳拳而服之。默受以全。曲則輪而直則軫。動皆有法。完爲鞠而斷爲基。然則道不可以弗知。人不可以無誨。苟審材之義失。則教人之理昧。規矩有取。爲圭爲璧。以異宜。制度可詢。象地象天。以是配匠之心也。本乎大巧。工之事也。作于聖人。因從繩而取諭。彰治材而有倫。學在其中。辨蓋輿之異狀。藝成而下。明鑿柄之殊陳。義不徒云。道皆有以。將博我而斯在。寧小巧而專美。殊玉工之作器。惟求磨琢之精。異扁人之斲輪。但述苦甘之旨。是知直在其中。

者謂之矩。曲盡其妙者本乎規。然工藝以斯下。俾後來之可師。道或相譬。引圓生方。生而作諭。言如未達。譬周旋折旋而可知。是何樸斲爲工。剗闢斯主。翫其役以雖未聽。乃言而可取。故孟子謂學者之誨人。亦必由於規矩。

魯乘周禮所以本賦

魯公之後。某本周禮。見振奇集已下續添。

侯國脩度。時王著彝。惟東魯之大本。秉西周之舊儀。曲阜襲封。率奉先規之盛。鎬京遺法。限爲至治之基。說者謂惟王建邦。裂疆分土。稟正朔者歸於元后。尊制度者合於前古。惟周之典。世爲大則。惟魯之盛。法爲常矩。及夫姬道衰逸。邦侯侵侮。雖周公之才之美。不行於時。文王之德之純。盡在於魯。逮夫禮與時至。教由治隆。翊奉孺子。位爲上公。千乘之國。仰有遺法。數世之後。敢弃元功。雖治邦治刑。尙可宏宣於祖業。而教典教法。猶能固本於民風。大德純純。兮世不敢忘。至文微微。兮流而自遠。守茂典之惟永。遵飛疑休。而可損一變于道。聖人之後。所以昌百世可知。先王之法。以爲本。且夫德固則邦化。法行則教流。治而久於諸侯。則莫若魯。教而正於三代。則莫如周。在隱桓之世。力行純軌。至定哀之後。不弃芳猷。蓋固蒂以惟至。以治人而可求。彼雖發歎於詩人。改王室而作離黍。何侯興言於聲子。見易象之與春秋。蓋夫與治同道。罔不興。安上治民。莫如禮。禮與邦化。則莫窺其枝葉。法因時至。則深蟠其根柢。亦如齊有太公之遺制。定作民彝。杞觀夏道之可知。式成邦體。嗚呼。聖之所治。人不可追。移茂實以參用。著通規而有宜。遂使化



殿試儒者可與守成論【四】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

論曰。夫至治之極也。塗耳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合道之極。化被而物不知。功成而迹無朕。古有臻於是者。其大道之行乎。聖人之興也。捐仁義以爲德之細。放約束以取民之信。德及而物自化。言行而人必從。古有盛於此者。其三皇之世歟。故孔子有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之說。敢試論之。若乃暢上古之至道。張億世之遠御。結繩所以爲信也。而懼信之未孚。我則有書契之易。於是乎畫八卦以由數起。茹毛所以養生也。而憚生之未具。我則有烹飪之利。於是乎嘗百穀以粒烝民。網罟利人以爲用。使以畋而以漁。牛馬異性而必馴。使可乘而可服。壯棟宇以易古者之居。垂衣裳以興天下之治。凡所以使民不倦者。皆伏羲神農黃帝之爲世。【疑】然而治旣行矣。民旣賴矣。守之以至靜。化之以無爲。上有淡泊清淨之風。下無薄惡叛離之俗。故言爲教詔。非誥誓而自聽。言爲號令。不鞭扑而自隨。且夫歆血以澁盟約。要之於信者。由不信而然也。爲刑以殘肌骨。威之使從者。由不從而設也。不若御至質之民。行大道之化。悅不以愛。故不待賞而勸。畏不以威。故不待罰而責。政不罔民。故不待約而信。事不申令。故不待誥而從。一言以行。萬民稟命。賴其德者百年而利。服其化者百年而移。非三皇之德。其孰能與於此乎。噫。商人作誓。欲民之從也。而人始疑。周人會盟。欲信之固也。而諸侯叛。由是而言。則詛民於神明。犍民於賞罰。而違之者。末世之爲。



也。服民以道德，漸民以教化，而人自從之者，三皇之盛也。夫設言而不違者，其在茲乎。

賈誼不至公卿論

論曰：漢興，本恭儉革弊，末移風俗之厚者，以孝文爲稱首。議禮樂，興制度，切當世之務者，惟賈生爲美談。天子方忻然說之，倚以爲用，而卒遭周勃、東陽之毀，以謂儒學之生紛亂諸事，由是斥去，竟以憂死。班史贊之，以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予竊惑之，嘗試論之曰：孝文之興漢，三世矣。孤秦之弊未救，諸呂之危繼作，南北興兩軍之誅，京師新喋血之變，而文帝由代邸嗣漢位，天下初定，人心未集，方且破觚斲雕，衣絺履革，務率敦朴，推行恭儉，故改作之議，謙於未遑，制度之風，闕然不講者二十餘年矣。而誼因痛哭以憫世，太息而著論，況是時方隅未寧，表裏未輯，匈奴桀黠，朝那上郡蕭然，苦兵侯王僭擬淮南，濟北繼以見戮，誼指陳當世之宜，規畫億載之策，願試屬國以系單于之頸，請分諸子以弱侯王之勢，上徒善其言而不克用，又若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侈，嘆屋壁之被帝服，憤優倡之爲后飾，請設庠序，述宗周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見安危之幾，諸所以曰「疑」不可勝，而文帝卒能拱默化理，推行恭儉，緩除刑罰，善養臣下者，誼之所言略施行矣。故天下以謂可任公卿，而劉向亦稱遠過伊管，然卒以不用者，得非孝文之初立日淺，而宿將老臣，方握其事，或艾旗斬級，矢石之勇，或鼓刀販糶，賈豎之人，朴而少文，昧於大體，相與非斥，至于譴去，則誼之

不遇。可勝歎哉。且以誼之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況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耳。奈何俯仰王佐之略。遠致諸侯之間。故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而班固不譏文帝之遠賢。痛賈生之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且誼以失志憂傷而橫夭。豈曰天年乎。則固之善志。逮疑作與春秋褒貶萬一矣。謹論。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

論曰。昔明王不興而宗周衰。斯文未喪而仲尼出。修敗起廢而變于道。扶衰救弊而反於正。至如探造化之本。蹟幾深之慮。以窮乎天下之至精。立道德之防。張禮樂之致。以達乎人情之大寶。故易言天地之變。吾得以辭而繫詩。厚風化之本。吾得以擇而刪禮樂。備三代之英。吾得以定而王春秋。立一王之法。吾得以約而修其爲教也。所以該明帝王之大猷。推見天人之至隱。道有機而不得祕。神有密而不得藏。曉乎人倫。明乎耳目。如此而詳備也。然獨以利命仁而罕言其旨。何哉。請試言之。夫利命仁之爲道也。淵深而難明。廣博而難詳。若乃誘生民以至教。周萬物而不遺。草木賁殖而無知。所以遂其生。跂喙行息而不知。所以達其樂。物性莫不欲茂。則薰之以太和。人情莫不欲壽。則濟之以不夭。滯者導之使達。蒙者開之使明。衣被羣生。瞻足萬類。此上之利下。及於物。聖人達之以和於義也。則利之爲道。豈不大哉。函五行之秀氣。兼二儀之肖貌。稟爾至命。得之自天。厥生而靜。謂之性。觸物而動。感其欲。派而爲賢。愚誘而爲善。惡賢

愚所以異貴賤。善惡所以定吉凶。貧富窮達。死生天壽。賦分而有定。循環而無端。聖人達之。內照乎神明。小人逆之。外滅於天理。則命之爲義。豈不達哉。又若兼百行以全美。居五常而稱首。愛人而及物。力行而能近。守而行之。一日由乎復禮。推而引之。天下稱乎達道。則仁之爲理。豈不盛哉。噫。三者之說。誠皆聖人之深達。非難言之也。易曰。乾以美利利乎天下。又曰。利者義之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又曰。君子居易以俟命。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禮記曰。仁者天下之表。又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酌是而論之。則非不言也。然罕言及者。得非以利命仁之爲道。微而奧。博而遠。賢者誠而明之。不假言之道也。愚者鮮能及之。雖言之。弗可曉也。故曰。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中人已下。不可以語上。又曰。仁則吾不知者。舉一可知也。子貢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誠在是乎。然則利命仁之罕言。由此而見矣。謹論。

策八首

南省試策五道并問目

問管夷吾之書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四民勿使雜處。則其言隳。其事易。士就閭燕。工就官府。商就市井。農就田野。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志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且曰。士農之子常爲士農。工商之子常爲工商。若乃士講學以居位。農力穡以阜生。安而不遷。斯則嘉矣。其或百工居肆。萬商成淵。奇技淫巧之蕩心。鬻良雜苦之牟利。安於所習。未足敦風。見善而遷。茲亦何害。又如端木之貨殖。膠鬲之魚鹽。倪

寬之帶經。王猛之賣畚。乘時萬變。安可限其定居。黃憲之牛醫。胡廣之田畝。桑羊之賈豎。叔敖之負薪。肯構百端。安可責其承世。今茲貢士之制。亦有異類之防。雖條禁之久行。諒甄明之不暇。衆君子優於博古。長於辨宜。以爲如何。無惜辭費。

對講天人之精祲。責出茅之愚言。古之求治者。莫急於此。興愚民之休利。傳經術而條對士之射策者。以盡其才。自漢而還。於唐爲盛。然以公孫之對。置第本下。天子自擢於第一。劉蕡之言。指時甚直。有司不敢以入第。蓋言至切者。顧後害。論至甚者。爲難行。故事欲述者。枉於有司。而議不得申。言欲顯者。牽於文辭。而談不得騁。爲弊之甚。由古而然。夫能革之。誠在今日。皇上垂衣御圖。側席延士。詔郡國以充賦。命公卿而署奏。而未學庸妄。亦預試言。開陳其端。周爰而問。上所以講求至治之本。下所以展盡思慮之秋也。策以謂古之四民。罔敢雜處之義。而今取士。故有異類之防。端木膠鬲。倪寬王猛之徒。謂不可限以定居。黃憲胡廣。桑羊叔敖之賢。謂不可責其世職。以古之鑒。求今之宜。此誠當世之所急也。且夫至治之世。四民異居。士處間燕。談仁義。禮樂於是乎興。農服力穡。限井田。衣食於是乎足。工述巧以備器用。商達貨以遷有無。少而習之。各有常分。故命射以觀其德。命御以論其行。如是。則可以官賢材而不肖者有所勸。不耕則祭無盛。不蠶則衣無帛。如是。則可以禁游手而趨末者。著於本。器奇者殺。以杜工之僞。關譏弗征。以檢商之猾。此聖王所以治天下之本明。【疑】不得以異物遷也。及周之晚。漢繼而興。救時之宜。猶有可取。士

雖不選於里而有孝廉之舉。農欲勸之使勤。故有力田之秩。有市籍則不得仕。禁乘車以抑其豪。行之當時猶爲進士。【懸】降及弊末。適於權宜。有入貲以爲郎。有入粟而拜爵。農商雜進。黑白混然。今國家監太清以爲治。求王道之大端。務思眞賢。以登庶位。故於貢士之制。亦有異類之防。此誠法古爲政之要也。然自井田一墮。四民失業。士不本鄉里。舉不明眞僞。後世之取賢者。宜條禁之。故有行限年之制。有復鄉舉之請。有立秀才之科。有立中正以品功伐之高。下有從士斷以禁人士之流移。科條益嚴。變更非一。賢否之辨。未覩其眞。豈非制其末而失其要歟。方今詔郡國歲貢。謹士著以占數。先鄉議而覈實。然患條禁久行。甄明不暇者。誠由制之未得其術爾。必若取人以才。考行以實。舉賢者上賞。以旌功。不肖者黜。地以明罰。自然無冒舉之過。有得人之盛。又何患工商雜以並進。士類混而無別乎。彼作奇巧以蕩心。雜良苦而射利。謂其媮俗。未足敦風。在乎禁之以絕其僞而已。若乃端木殖財。膠鬲擅利。倪寬爲御史而稱職。王猛與諸葛而並功。黃憲有三公之量。胡廣明萬事之理。桑羊之心計。叔敖之善相。如此數賢者。皆遭遇其時。以立勳業。故不限以定居。責其世職。烏得同條而語哉。謹對。

第二道

問古者糾邦禁以敍六典。因天討而作五刑。所以申嚴國章。明慎時憲。協大中之法。助教化之治。定三尺以著令。明一成而不變。又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法天地之茂育。象雷雨之作解。式顯好生之化。茂宣

去殺之仁。且肆眚之恩。尙廢而不用。則時無滌穢之澤。若數以爲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折衷之理。顯聞嘉言。

對夫民弊於末。心作乎爭。德不可以獨輔也。輔之者。其刑法乎。猛而則殘。虐以爲暴。刑不可以獨任也。濟之者。其仁恩乎。先王由是扶衰世以拯盜。卽民心而有作。謂天有震耀殺戮。我則嚴之以威。虐刑罰。謂天有生殖長養。我則申之以溫慈。惠和大爲之防。曲爲之制。以商周之盛德。有九刑之典。亦知獄與刑之不可去也。如此。然而議獄緩死。義易之明文。皆災肆赦。帝典之奧訓。周官有三宥。新國用輕典。皆所以寬民之謂也。故肆眚苟廢。則時無滌穢之澤。是傷乎無恩也。數以爲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是因而起弊也。折衷之理。何以辨之。蓋周家之政。至忠厚也。須成康而刑乃錯。漢世之德。至寬仁也。至文景而獄乃平。夫所以致刑之錯。獄之平。其要非他在。在削苛刻之深文。執議論之平讞。無羅民之不遠。無縱誅以快怒。使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則獄雖不赦。刑將自平。且投箸者不能救饑。持鞭者不能御騎。又何必申小惠。推私恩。啓民心之姦。弛古刑之典者哉。故謂不赦者良醫之針石。赦者奔馬之委轡。質斯言也。不其然乎。謹對。

### 第三道

問天駟先牧。列於祭經。圉人圉師。實有官局。然則國馬之政。其來尙矣。皇朝累盛。函夏大同。華陽之歸。偃息旣久。垌野之頌。孳生益蕃。而又河隴朔方。歲行互市。頗積糜於金帛。亦罕辨於良駑。誠由騎兵不

可以闕供。夷落仰資於善價。寔爲經制。著在有司。議者或云承平日深。元費宜革。思欲減邊關之條禁。遂氓庶之貿遷。儻緩急於戎容。可借資於民畜。恭惟聖治。務廣芻言。靡倦極談。以光俊域。

對養馬有夏庠之制。掌於周官。春秋紀日中之候。著於左傳。遠郊任乎牧事。祭祖標於月令。作延厩。禁原蠶。著爲國經。並載方策。則國馬之政。其可廢乎。國家接千歲之大統。承五代之末流。畫牡荆以指麾。包虎皮而載戢。一作有日矣。而猶弗敢忘戰備於不虞。內有七校禁衛之屯。外有三邊防秋之戍。而兵騎之衆。畜牧且蕃。資河朔以仰足。用金帛而交易。爲日滋久。其費日深。然欲減邊防之條禁。遂氓庶之貿遷。施之於今。未見其得。何則。探寶貨以懷利者。此夷落之民所甚欲也。商功利以惜費。則主計之臣所徧明也。若乃捐有餘之寶。獲爲兵之備。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斯誠利害可明而經久弗變之制也。非互市。不能以足用。歸氓庶。則懼乎起姦。顛蒙所見。故在於此。謹對。

第四道

問粵若姬氏肇自郅封。佐堯而爲農師。居鹵成於王業。綿綿之賤。本仁積功。黼黻之原。聿夾胥宇。逮文武之景化。被岐鎬之故區。繼聖嗣興。定命攸厚。相茲河洛之宅。求乎天地之中。潤灑之間。風雨所會在。禮也。載土圭之法。於書也。兆龜墨之祥。述觀獻卜之文。顯著徙都之事。何乃丘明作傳。康王有艷宮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爲東周之始。豈先後之殊致。將方策之失傳。矧又奉春始謀。極談秦地之固。孟堅能

賦頗析西賓之間。建邦之利。折理奚長。諒茲俊髦。精於經傳。敷言條對。勿尙猥弁。對肇祖乎后稷。以至乎赧王。流德而深厚者。莫大乎西周。始封乎邠。士卒終於洛都。因世而相宅者。逮歷乎七百。方策之所並載。詩頌之所歌舞。可略而談也。若乃武王在鎬。繼文而有聲。周公踐祚。相成而負辰。卽神臯以開壤。據澗澠之上游。是爲洛都。以徙周邑。然而丘明作傳。康王有豐宮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爲東周之始。此策所以疑而問者。得非洛之初營。周都旣定。但遷九鼎。以居其中。及周德之下衰。始平王之東徙。迹先後之可見。非方策之失傳也。夫守金城之府。據纒霽之固。扼關中之形勢者。彊秦之興也。此奉春以是建策而爲高皇說也。因土圭之影。迹宗周之舊。當天下而宅中者。東漢之盛也。此孟堅之所以因賦而陳光武之業也。夫圯耿徙亳。成湯非一邦而理。在岐居鎬。姬氏不共邑而興。世之盛衰。顧德薄厚而已。又烏稱建邦之利哉。故東西二郡。皆兩漢由之而興廢也。謹對。

### 第五道

問聽德惟聰。前王之至訓。嘉言罔伏。舉善之令猷。國家守承平之基。御中區之廣。地利無極。齒籍益蕃。各有爭心。必虞彊詐之患。或非良吏。慮興枉濫之尤。故立肺石以達窮民。設匭函以開言路。而又俾之轉對。復彼制科。思廣所聞。遂延多士。屬茲舉首。將列仕塗。以何道致民之暴者。與仁智者無訟。以何術使吏之酷者。存怨貪者守廉。試舉所長。用觀精識。



對帝堯之德。非不聖也。必乘九功而興。虞舜之明。非不智也。必開四聰之聽。大禹之勤。求賢士。乃至乎王。漢家之並建豪英。以翼乎治。誠以一人之聖。據羣元之尊。王道之寔微。寔昌。生民之或仁。或鄙。理有未燭。思求其端。是以垂精留神。廣覽兼聽。居以側遲賢之席。行則馳襄輪之車。施及於方外。而弗遺。退託於不明。而求輔。其勤若此。猶懼乎弗及也。故今國家所以覽照前古。講求舊規。下明詔以開不諱之門。設匭函以廣言者之路。復轉對以採搢紳之議。立制策以待僞良之言者。意在茲乎。猥惟樛昧之微。舉皆管淺之說。夫欲民之暴者興仁。智者無訟。在乎庠序以明教化。欲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在乎嚴督責而明科條。爲治之方。不過乎是而已。謹對。

國學試策三道 井問目

問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實二帝三王之道。君臣之制有別。小大之政不侔。然而關雎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究其閎綱。必有微旨。且巧言者丘明爲恥。傳春秋蒙誣艷之譏。惠人者子產用心。作丘賦。被蠹尾之謗。謂之誣艷。非巧言乎。目之蠹尾。豈惠人也。夫子又何謂之同恥。歎其遺愛者哉。子大夫博識洽聞。彊學待問。請談大義。用釋深疑。

對舉賢而問。炎漢之得人。射策程材。有唐之明詔。晁錯明國家之大體。仲舒究春秋之一元。皆條對於篇章。備天子之親覽。劉賈述兵農之大略。徵之以才識。而中科。然品覈其言詞。由有司而考第。皇上思講勸

華之闕道。欲舉漢唐之茂規。已詔公卿之流。博選賢良之士。而又申周官辨論之法。以考於賢能。較成均上游之徒。並升於歲貢。退婉拘儒。亦當與問。夫近世取士之弊。策試爲先。談無用之空文。角不急之常論。知井田之不能復。妄設沿革之辭。知權酷之不可除。虛開利害之說。或策之者鉤探微細。殆皆游談。而對之者。馘曲辭。僅能塞問。棄本求末。捨實得華。若乃詩書之可疑。聖賢之異行。樂所以導和而率俗。官所以共治而建中。此皆聖師之所談。明問之至要。敢陳臆見。用備詢求。策曰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是二帝三王之道。關雖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考其本因。可爲梗概。夫述四始之要。明五際之變。始之以風。終之以頌。以厚風俗。以察盛衰。此詩之所以作也。而變風變雅。有六義之殊焉。關雖王化之基。三百五篇推其首。而周南之作<sup>一作化</sup>。亦繫其列者。蓋姬旦分陝而居。天子與之共治。故其政化之美。得繫於王者之風也。述百篇爲歷代之寶。斷之自唐。迄之以周。以陳典謨。以爲約束。此書之所以設也。作誥作誓。皆三王之事焉。成湯有罪己之言。五十九篇載其義。而秦侯之誓。亦參其末者。蓋穆公伐晉之辭。夫子善之於改過。故其誠令之說。亦附訓誥之餘。不然。夫仲尼述堯舜。刪詩書。著爲不刊。以示來葉。豈容其失乎。且巧言者丘明所恥。惠人者子產用心。著於前經。此可明矣。先儒稱仲尼立一王之法。始修春秋。而親授丘明。使之作傳。及范寧欲專穀梁一家。故蒙以誣詭之譏。前志稱子產猶衆人之母。善其養民。而臨治鄭國。能行其惠。及國人怨其丘賦之重斂。故被以薑尼之謗。夫傳

一經之義。非曲而暢之。蓋不能詳也。救一時之弊。蓋推一作而行之。非爲毒也。學者偏見。妄云評艷。豈丘明之失歟。國人無知。謗以薑尾。非子產之過矣。況以仲尼之聖。作經親授。豈有繆舉乎。國僑旣死。國人皆罷。不曰惠乎。宜其同巧言之爲恥。以遺愛而見稱也。荒屏之說。敢以此聞。謹對。

第二道

問樂由中出。音以心生。自金石畢陳。咸韶間作。莫不協和律呂。感暢神靈。雖嗜欲之變。萬殊思慮之端。百致敦和飾喜。何莫由斯。是以哀樂和睽。則隳殺暉緩之音。應其外。禮信殊衍。則一作大雅小雅之歌。異其宜。鍾期改聽於流水。伯喈回車於欲殺。威憂未弭。子夏不能成聲。感慨形言。孟嘗所以投泣。斯則樂由志革。音以情遷。蓋心術定其慘舒。鏗鏘發之影響。是以亡陳遺曲。唐人不以爲悲。文皇劇談。杜生於斯結舌。謂致樂可以導志。將此音不足移人。先王立樂之方。君子審音之旨。請論一作爲詳悉。傾竚洽聞。

對人肖天地之貌。故有血氣仁智之靈。生稟陰陽之和。故形喜怒哀樂之變。物所以感乎目。情所以動乎心。合之爲大中。發之爲至和。誘以非物。則邪僻之將入。感以非理。則流蕩而忘歸。蓋七情不能自節。待樂而節之。至性不能自和。待樂而和之。聖人由是照天命以窮根。哀生民之多欲。順導其性。大爲之防。爲播金石之音。以暢其律。爲制羽毛之采。以飾其容。發焉爲德華。聽焉達天理。此六樂之所以作。三王之所由

用人物以是感暢。心術於焉慘舒也。故樂記之文。嚙殺暉緩之音。以隨哀樂而應乎外。師乙之說。以小雅大雅之異。禮信而各安於宜。夫姦聲正聲。應感而至。好禮好信。由性則然。此則禮信之常也。若夫流水一奏。而子期賞音。殺聲外形。則伯喈興歎。子夏感憂。而不能成聲。孟嘗聽曲。而爲之墮睫。亡陳之曲。唐人可悲。文皇劇談。杜生靡對。斯瑣瑣之濫音。曾非聖人之至樂。語其悲。適足以蹙匹夫之意。謂其和。而不能暢天下之樂。且黃鍾六律之音。尙賤於末節。大武三王之事。猶譏於未善。況鼓琴之末技。亡國之遺音。又烏足道哉。必欲明教之導志。音之移人。粗舉一端。請陳其說。夫順天地。調陰陽。感人以和。適物之性。則樂之導志。將由是乎。本治亂。形哀樂。歌政之本。動民之心。則音之移人。其在茲矣。帝堯之大章。成湯之大濩。乃是先王立樂之方。延陵之聘魯。夫子之聞韶。則見君子審音之旨。謹對。

### 第三道

問建官惟百。帝堯之闕規。溘事惟能。武成之令典。然則簡易之理。斯得。爵祿之馭。有經。自卜洛俾圖。述天定位。別九服廣輪之數。辨一圻國邑之宜。乃六卿在郊。五家爲比。咸用蒙士。尸於厥官。教以和親。禁其愛惡。惟列爵之旣衆。豈取士之盡賢。匪徒百里比肩。尙艱於充選。抑亦一命授職。咸仰於代耕。以夫至寡治衆之言。清心省事之論。會其歸趣。不乃異乎。是以秦漢已還。抑而不舉。得非折衷。難用相治乎。象魏舊章。人倫彝訓。遲聞清論。用折深疑。

對天生民而樹之牧。執政以馭邦。王建国以辨其方。設官而分理。列職乎席位。立民之大中。以登至平。皆由此道。帝堯以巍巍之功。臻乎靜治。故建官惟百。緝熙於大猷。姬周以郁郁之風。縟乎至力。故洩事惟能。不揚於景鑠。逮夫上洛開基。述天定位。別九服而有等。建六官而分職。至於六卿在郊。五家爲比。並列官敍。教於民人。嬴政并諸侯之彊。姍古以自是。其制不經。搢紳者罕道。炎漢承孤秦之弊。日給不暇。相沿未流。貴因循而不比崇。疑民被乎無爲之化。故官雖至簡。亦可以治平。姬周承二代之弊。意在救時之失。故官必衆建。乃能爲共治。此世之異時之然也。雖曰六卿五家。爲職甚細。然由計以會要。行之誅賞。賢者旌之以勸善。不賢者罰之以去惡。則列職雖云至衆。取人安不盡賢。祿何由而濫。尸官誠難於充選。此宗周所以治安而長久。後世所宜法則而未行也。自秦歷漢。積弊相沿。權宜適時。放去古法。居位者莫分善惡之真。考課者未見誅賞之當。故列職彌衆。洩事益煩。故政立而治不能進。官衆而人不必賢。夫清心省事之論。所以爲此弊而設。非爲宗周而談也。今欲捨姬周之往軌。談秦漢之末規。濁源清流。未見其可。夫惟簡易之深旨。賢哲之異能。求禮樂之深源。述官師之大義。此誠遠大之閎體。非陋儒之能具也。管窺之微。旣難於殫見。芻蕘之鄙。聊備於周詢。謹對。

【南省試策第三道】循明一作偏明【第四道策問】頗析疑是折理。折理疑是析理。土圭之影影合。【國學試策第一道】是二帝策題作實二帝。

# 易童子問

## 卷一

童子問曰。乾元亨利貞。何謂也。曰。衆辭淆亂。質諸聖。象者聖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則乾無四德。而文言非聖人書乎。曰。是魯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也。曰。其傳久矣。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於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闕文多矣。

童子問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易用變以爲占。故以名其爻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羣龍無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陰柔之動。多入於邪。聖人因其變以戒之。故曰。利永貞。

童子問曰。屯之象象與卦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屯之卦辭曰。勿用有攸往。象曰。動乎險中。大亨貞。動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經綸。不往而能經綸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衆人也。治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

童子問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謂也。曰。蒙者。未知所適之時也。處乎蒙者。果於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時而發也。患乎不果於自脩。以養其德而待也。

童子問曰。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也。曰。需。須也。事有期而時將至也。雲已在天。澤將施也。君子之時將及矣。少待之焉。飲食以養其體。宴安和樂以養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問曰。師。貞丈人。何謂也。曰。師。正於丈人也。其象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問。可以王矣。孰能當之。曰。湯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伐主。其爲毒也甚矣。然其以本於順民之欲。而除其害。猶毒藥瞑眩以去疾也。故其象又曰。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童子曰。然則湯武之師。正乎。曰。凡師。必正於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湯武也。湯武以應天順人爲心。故孟子曰。有湯武之心。則可也。童子曰。吉無咎。何謂也。曰。爲易之說者。謂無咎者。本有咎也。又曰。善補過也。嗚呼。舉師之成功。莫大於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僅得補過無咎。以此見兵非聖王之所務。而湯武不足貴也。

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蓋王者之於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爲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共比於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問曰。同人。之象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

人也。類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概。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賤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則各從其類。故君子於人。則通其志。於物。則類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曰。聖人急於人事者也。天人之際。罕言焉。惟謙之象。略具其說矣。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脩吾人事而已。人事脩。則與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問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何謂也。曰。於此見聖人之用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衆人之豫。豫其身耳。聖人以天下爲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憂爲己憂。以天下之樂爲己樂。

童子問曰。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何謂也。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童子曰。順民先王之所難歟。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童子問曰。剝。不利有攸往。象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剝陰剝陽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於此時而止。與屯之勿往異矣。屯之世。衆人宜勿往。而



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剝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剝盡則復。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

童子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陽初動於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於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其象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童子曰。然則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非靜乎。曰。至日者。陰陽初復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靜以順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爲也。不亦宜哉。

童子問曰。大過之卦辭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其壯乎。其遯乎。曰。易非一體之書。而卦不爲一人說也。大過者。撓敗之世。可以大有爲矣。當物極則反。易爲之力之時。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爲利而不爲者矣。故居是時也。往者利而亨。遯者獨立而無悶。

童子問曰。坎之卦曰習坎。其象曰。習坎重險也者。何謂也。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可以追猿獫。習深淵者。至能泅泳。以沒以爲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也。是以聖人於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於習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童子問曰。咸。取女吉。何謂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剛下柔。故其象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則男女同類。歟。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謂各睽其類也。凡柔與柔爲類。剛與剛爲類。謂感必同類。則以柔應柔。

以剛應剛。可以爲咸乎。故必二氣交感。然後爲咸也。夫物類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異類而合。然後見其感也。鐵石無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針。則雖隔物而應。豕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者。謂此類也。童子又曰。然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異類乎。曰。天下之廣。蠻夷戎狄四海九州之類。不勝其異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爲大。聖人所以爲能。

童子問曰。恆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何謂也。曰。恆之爲言久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於其道者。知變之謂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來。與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曰四時變化而久成。聖人者。尙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者也。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

童子問曰。遯亨。小利貞。何謂也。曰。遯。陰進而陽遯也。遯者。見之先也。陰進至於否。則不正利矣。遯者。陰浸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遯。猶得小利其正焉。

童子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何謂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於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萬物。各得其隨。則君子嚮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則君子出而臨衆。商紂之晦。周道之明也。因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則聖人貴之乎。曰。不貴也。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

童子問曰。家人。利女貞。何謂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歟。豕不云乎。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

曰。然則何爲獨言利女正。曰。家道主於內。故女正乎內。則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禍。未有不始於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嗚呼。事無不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聖人於卦。隨事以爲言。故於坤。則利牝馬之正。於同人。則利君子正。於明夷。則利艱正。於家人。則利女正。

童子問曰。睽之象與卦辭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象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也。凡睽於此者。必有合於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則上下交而爲泰。是謂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則否矣。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異。

【易童子問第三】 乾坤【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一作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

【第四】 屯【動乎險而經綸之。】險字下。有中字。

【第五】 蒙【以養其德。】以。一作不。

【第七】 師【臣伐主。】主。一作君。以本於順。以當。作心。兵非聖王。作人。

【第九】 同人【急於人事。】急。一作適。

【第十一】 觀【下觀於民。】於。一作平。

【第十二】 剝【動以經綸。】易釋文。黃穎云。經綸作濟也。本亦作綸。

【第十三】復見乎動復也。復字下。一有動字。

【第十六】咸男女同類歟。此下一有男女異類也。故睽之象曰二其志通。此下一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又曰二十一。

【第十七】恆久而成。久字上疑脫能字。而化成。而字下疑不正。利一作不。

【第十八】明夷出而臨衆。臨一作莅。

## 卷二

童子問曰。履險蹈難謂之蹇。解難濟險謂之解。二卦之義相反而辭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謂也。曰。聖人於斯二卦。辭則同而義則異。各於其象言之矣。蹇之象曰往得中也。解之象曰往得衆也。者是已。西南坤也。坤道主順。凡居蹇難者。以順而後免於患。然順過乎柔。則入於邪。必順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難者。必順人之所欲。故曰往得衆也。

童子問曰。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損民而益君。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童子又曰。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謂也。曰。嗚呼。君子者。天下繫焉。其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爾。自益者。遷善而改過爾。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矣。遷善而改過者。豈止一己之益哉。天下

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過乎？曰：湯孔子聖人也，皆有過矣。君子與衆人同者，不免乎有過也。其異乎衆人者，過而能改也。湯孔子不免有過，則易之所謂損益者，豈止一身之損益哉？

童子問曰：夫不利卽戎，何謂也？曰：謂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盡，蓋君子者養小人也。小人之道長，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養小人。夫剛決柔之卦也，五陽而一陰，決之雖易，而聖人不欲其盡決也。故其象曰：所尙乃窮也。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使知君子之爲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極而必反，不可以不懼，故其象又曰：居德則忌。

童子問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其象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何謂也？曰：困亨者，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險以說者，處險而不懼也。惟有守于其中，則不懼于其外，惟不懼，則不失其所亨，謂身雖困而志則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問正大人吉，無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美里，箕子之明夷。

童子問曰：革之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逆莫大乎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則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紂之惡，天之所欲誅而人之所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童子又曰：

然則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堯傳舜舜傳禹禹傳子是已。權者，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也。湯武是已。故其象曰：革之時大矣哉。云者，見其難之也。童子又曰：湯武之事，聖人貴之乎？曰：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其厚於此，則薄於彼，可知矣。童子又曰：順天應人，豈非極稱之乎？何謂薄？曰：聖人於革稱之者，適當其事爾。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於乾坤而稱湯武，可乎？聖人於坤，以履霜爲戒，以黃裳爲吉也。童子問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謂也？曰：非聖人之言也。何足問？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無其辭，汝何從而得之？夫以新易舊，故謂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象曰：湯武革命者是也。然則以新革故，一事爾，分於二卦者，其誰乎？童子又曰：然則鼎之義何謂也？曰：聖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飪也。童子問曰：震之辭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何謂也？曰：震者，雷也。驚乎百里，震之大者也。處大震之時，衆皆震驚，而獨能不失其守，不喪其器者，可以任大事矣。故其象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者，謂可任以大事也。童子曰：郭公夏五，聖人所以傳疑，象之闕文奈何？曰：聖人疑則傳疑也。若震之象，其辭雖闕，其義則在，又何疑焉。童子問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謂也？曰：艮者，君子止而不爲之時也。時不可爲矣，則止而以待，其可爲而爲者也。故其象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於斯時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則位之所職，不耽廢也。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之謂也。

童子問曰。歸妹。征凶。豕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其卦辭凶而豕辭吉。何謂也。曰。合二姓具六禮。而歸得其正者。此豕之所謂妹者也。若婚不以禮而從人者。卦所謂征凶者也。童子曰。敢問何以知之。曰。咸之辭曰。取女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兌上。故其豕曰。上柔而下剛。男下女。是以吉也。漸之辭曰。女歸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剛。以男下女。皆與咸同。故又曰。女歸吉也。歸妹之爲卦也。不然。兌下而震上。其上剛下柔。以女下男。正與咸漸反。故彼吉則此凶矣。故其豕曰。征凶位不當也。者。謂兌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婦所以正人倫。禮義所以養廉恥。故取女之禮。自納采至于親迎。無非男下女。而又有漸也。故漸之豕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者。是已。奈何歸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童子問曰。兌之豕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兌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大於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求說。

童子問曰。萃。聚也。其辭曰。王假有廟。渙。散也。其辭又曰。王假有廟。何謂也。曰。謂渙爲散者。誰歟。易無其辭也。童子曰。然則敢問渙之義。曰。吾其敢爲臆說乎。渙。卦辭曰。利涉大川。其象曰。乘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風行水上。渙而人之語者。冰釋汗浹。皆曰。渙。然則渙者。流行通達之謂也。與夫乖離分散之義異矣。嗚呼。王者富有九州四海。萬物之象。莫大於萃。可以有廟矣。功德流行。達于天下。莫大於渙。可以有廟矣。

童子問曰。節之辭曰。苦節不可貞者。自節過苦而不得其正歟。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歟。曰。君子之所以節於己者。爲其愛於物也。故其家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者。是也。節者。物之所利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謂苦節者。節而太過。行於己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於人。故曰不可正也。童子曰。敢問其人。曰。異衆以取名。貴難而白刻者。皆苦節也。其人則鮑焦於陵。仲子之徒。是矣。二子皆苦者也。

童子問曰。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何謂也。曰。是三者施於行己。雖有過焉。無害也。若施於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過也。蓋仁過乎愛。患之所生也。刑過乎威。亂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

童子問曰。既濟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謂也。曰。人情處危則慮深。居安則意怠。而患常生於怠忽也。是以君子既濟。則思患而豫防之也。

童子問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何謂也。曰。未濟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居下。二物各失其所居而不相濟也。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以相爲用。所以濟乎未濟也。

【易童子問第一 履】坤道主順。此下一有又衆也三字。

【第二 損】君子之自損。此下一有者字。有被其害矣。矣字上一有者字。



【第五】革之乎。一作所貴乎。順天應人。此上一有其曰二字。

【第八】艮可爲而爲者也。爲首一作有爲。

【第十】兌萬物之象。象一作衆。

【第十一】節皆苦者也。皆苦一作其甚。

【第十二】小過於治人者。一無者字。

卷三

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然有附託聖經，其傳已久，莫得究其所從來，而覈其真僞，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博之辯，溺其富麗之辭，或以爲辨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於其間。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邈然遠出諸儒之後，而學無師授之傳，其勇於敢爲而決於不疑者，以聖人之經尚在，可以質也。童子曰：敢問其略。曰：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聖人於其象曰：陽在下也。豈不曰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而爲文言者，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陽在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潛之爲言隱而未見。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聖人所以成其德業者。可謂詳而備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義盡於此矣。俄而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其德行常簡以知阻。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者。謂六爻而兼三材之道也。其言雖約。其義無不包矣。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而說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其說雖多。要其旨歸。止於繫辭明吉凶爾。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數說者。其略也。其餘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者。不可以勝舉也。謂其說出於諸家。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故擇之不精。則不足怪也。謂其說出於一人。則是繁衍叢脞之言也。其遂以爲聖人之作。則又大謬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簡。其義愈深。吾不知聖人之作繁衍叢脞之如此也。雖然。辨其非聖之言而已。其於易義。尙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文言

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於伏羲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爲。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爲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於蓍矣。八卦之說如是。是果何從而出也。謂此三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見。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後世。惟恐異說之攻之也。其肯自爲二三之說。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書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說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爲一人之說。其可以爲聖人之作乎。童子曰。於此五說。亦有所取乎。曰。乾無四德。而洛不出圖書。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貞。則聖人於彖言之矣。吾知自堯舜已來。用卜筮爾。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說。皆無取矣。然則繁衍叢脞之言。與夫自相乖戾之說。其書皆可廢乎。曰。不必廢也。古之學經者。皆有大傳。今書禮之傳尚存。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易大傳也。至後漢。已爲繫辭矣。語曰。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也。繫辭者。謂之易大傳。則優於書禮之傳遠矣。謂之聖人之作。則僭僞之書也。蓋夫使學者知大傳爲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捨其非。

則三代之末。去聖未遠。老師名家之世學。長者先生之餘論。雜於其間者在焉。未必無益於學也。使以爲聖人之作。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則害經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吾豈好辨者哉。童子曰。敢問四德。曰。此魯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隨。而爲隨。元亨利貞說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數十年而始贊易。然則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爲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謂左氏之傳春秋也。竊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說。是左氏之過也。然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爲而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於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爲孔子未生之前之說。此雖甚愚者之不爲也。蓋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爲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則謂文言爲孔子作者。出於近世乎。童子曰。敢問八卦之說。或謂伏羲已授河圖。又俯仰於天地。觀取於人物。然後畫爲八卦。爾二說雖異。會其義。則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學之士。牽合傅會。以苟通其說。而遂其一家之學爾。其失由於妄。以繫辭爲聖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爲之說也。河圖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則伏羲授之而已。復何所爲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須人力爲之。則不足爲河圖也。其曰觀天地。觀鳥獸。取於身。取於物。然後始作八卦。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義。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於其間哉。若曰已授河圖。又須有爲而立卦。則觀於天地鳥獸。取於人物者。皆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授於天者。不曰取法於河圖。此豈近於人情乎。考今繫辭。二說離絕。各自爲言。義不相通。而曲學之士。牽合以通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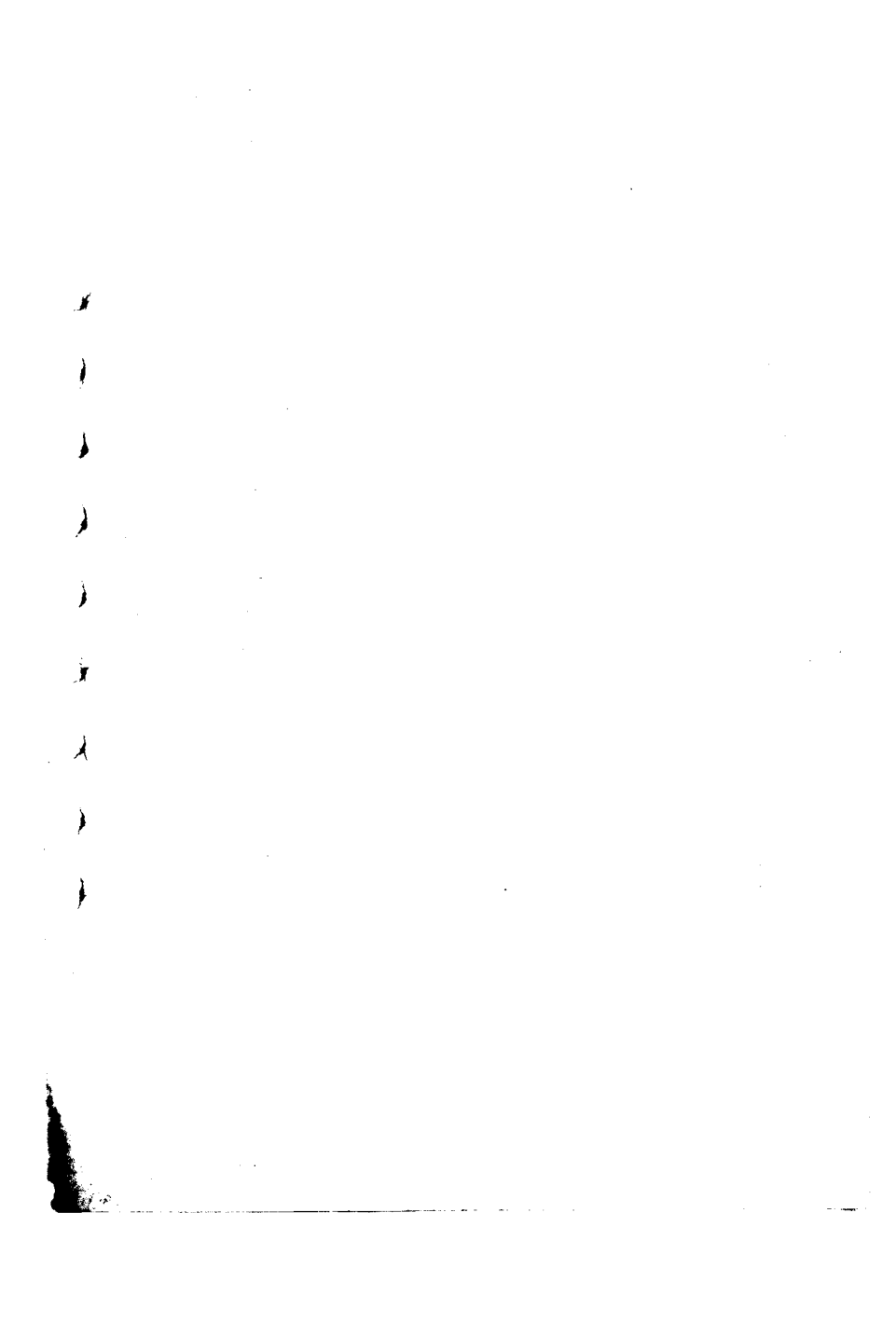
而悞感學者。其爲患豈小哉。古之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者。殺無赦。嗚呼。爲斯說者。王制之所宜誅也。童子曰。敢問生蓍立卦之說。或謂聖人已畫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義可知矣。其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者。謂始作易時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謂前此未有蓍。聖人之將作易也。感於神明而蓍爲之生。聖人得之。遂以倚數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爾。故漢儒謂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者。用此說也。其後學者知幽贊生蓍之恠。其義不安。則曲爲之說曰。用生蓍之意者。將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數起之義。害於二說。則謂已畫卦而用蓍以筮。欲牽合二說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義。豈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筮。則大衍之說是已。大抵學易者莫不欲尊其書。故務爲奇說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則曲爲牽合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請益曰。夫論未達者。未能及於至理也。必指事據迹以爲言。余之所以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也。蓋略舉其易知者爾。其餘不可以悉數也。其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者。質於夫子平生之語。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觀乎象辭。則思過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於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猶皆迹也。若夫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推之

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既聞命矣，敢不勉。

【易童子問繫辭】然有附託。有一其莫不自信其此下一有言字。其肯作其豈洛不出。則三代之末。則字下一

其間者在焉。此下一有取之二字。之不爲。不字上一有字。遂其一家。其作爲聖人之將。此上有字。用生著。一作生。不能通也。而

飛戾也。二也。字下。一本各有如此二字。七八九六之數同。同字上一有不字。



## 外制集序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旣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旣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皇恩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閣門使。卽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尙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憫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道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謁其材。猶恐不稱。而況



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轡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而一作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儻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卽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 外制集

## 卷一

### 制勅五十首

#### 勸農勅

勅。朕惟德之不明。而至於用武。久興師旅。重困黎元。有閔民愛物<sup>一作農</sup>之心。誰能副予意者。有信賞必罰之令。今將舉而行之。朕言有條。其聽無忽。夫農天下之本也。凡爲國者。莫不務焉。要在節其用。則易充。勉其力。使不匱。今夫食者甚衆。而輸者已殫。勸之不勤。而取之仰足。使民盡耕。猶不給。而半爲游惰之手。使歲常熟。猶恐乏。而多罹水旱之凶。調歛不得已也。而吏之不仁<sup>一作明</sup>者。緣以誅求。賦役自有法也。而政之不明者。重爲煩費。農者有幾。害者若茲。欲寬吾民。何可得也。旣富而教。豈無術乎。體予茲懷。望爾良吏。自今在官。有能興水利。闢田荒<sup>一作荒田</sup>。課農桑。增戶口。凡有利於<sup>一作字</sup>農而弗<sup>一作不</sup>擾者。有司具爲<sup>一作其</sup>賞格。當議旌酬。其或陂池不修。田野不闢。桑棗不植。戶口流亡。慢政墮官。亦行降黜。夫言而不信。法弛於寬。朕久患之。方思革弊。爾毋猶習舊態。慢我新書。此匪虛名。必期責實。凡爲條約。告爾旣明。賞吾不欺。罰爾無悔。

頒貢舉條制勅

元本詳定貢舉條制狀在此  
勅前今移入奏議第七卷中

勅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聘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牽拘之則吾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敦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士人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爲患議者屢以爲言朕慎於改更比令詳酌一作朕於更改之令比詳酌焉仍詔宰府加之參定皆以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一作試則閱博者可見其材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材予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道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修業而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一作爲永制一作式

皇叔荆王元儼可贈徐兗二州牧追封燕王加天策上將軍制

勅朕負荷先業懼德不明實賴宗藩以屏王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故皇叔荆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荊州揚州牧荆王先皇帝之弟而朕之諸父於屬爲尊荆淮之節於鎮爲重太師三公尚書中書令皆一品於官爲崇於爵爲貴而王皆享兼一作之克有令德貴而能去其驕富而能守以約名重天下聞于四夷自遘疾以來醫禱備至朕嘗臨省親爲煮藥賜賚之物謙而不受語言猶在邈可想焉噫享年六十不謂不壽天之五福不曰不全而朕之所以悼嘆之至深者上遵先帝友于之仁而下示

朕孝思之至也。故詔有司擇位號之尤尊美者以追榮之。而稱朕意焉。夫名載冊書而不朽。澤流子孫而亡窮。魂而有知。膺我休命。可特贈天策上將軍。依舊荆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荊州牧。仍加兗州徐州牧。追封燕王。

### 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制

勅李元方。丞相府天下政本也。吾任於相者既重。則爲之選吏也亦艱。賞勞勸能。皆有優典。以爾給事茲久。其勤益著。慎不漏泄。謹無過差。用爾歲成。俾丞卿寺。勉圖後效。無玷寵榮。可。

### 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兩浙轉運按察使王琪可就轉刑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王琪。以儒學立于朝。而嘗好言天下之利。今二浙之廣。生齒衆而物產繁。誠可以效汝之材。幹予之蠶。今有司申考績之舊文。乃敝遷之常法。爾其能使吾民不勞。而邦用給足。去吏之貪。愚者毋害于州縣。舉士之材能者。不遺其寒俊。厥效苟著。信賞豈稽。往其勉哉。以率爾職。可。

### 國子博士陳淑祕書丞薛仲簡尹源太子中舍李隨大理評事朱壽昌磨勘改官制

勅國家考課之格。敍進有常。所以示爲法之均平。而防有司之輕重也。及其弊也。賢愚並進而功過不明。屬者命考舊文。稍更新制。不專累日以爲限。間須善舉而後遷。夫選之艱。則材者出。賞之當。則能者勸焉。此予之意也。今汝等雖以滿歲增秩。而皆敏材可稱。尙有爾知。以應新法。可。

前光祿寺丞王簡言復舊官制

勅夫王者之有赦所以閱訓道之此字無不純而愚民之陷焉者開其自新之路誘於改過之善而已然前世議者莫不以數赦爲患得非人之無良以赦爲幸者歟具官王簡言服于朝倫嚮以罪廢屢經肆眚宜與濼瑕夫過不可以貳赦不可以幸惟勉爾力以贖前羞可

登州黃縣尉

五字一作主簿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參軍制

勅具官東方辛朕以信示天下而以祿報有功今爾辛緣死事而命于官然按察者糺失職而來有請按察吾所詔也不從則不自信念功吾所急也不報則無所勸焉是用易爾散秩優爾俸祿免爾吏責俾爾自安庶幾使吾信賞並行而不失可

華州鄭縣尉程炎可泗

一作同州錄事參軍京兆府興平縣尉呂定可鳳翔府左司理參軍制

勅自兵興以來盜賊頗衆屢明信賞思以勸能具官程炎等各以敏材試于一尉今有司上爾所獲應于賞格聊茲甄錄以嘉勤勞夫量功而賞大小異宜勉爾自圖余無所愛可

大理評事張子庚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子庚往臨邑政事一作事近在王畿當夫賦役方繁而盜賊並起凡諸州縣之吏能不失職而免於咎者蓋亦鮮焉一作矣爾考績有司法當進秩能守厥職是亦可嘉遷爾卿丞勉終縣治可

舒州推官呂選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呂選。國家設官之法。由保薦而遷者。必試之縣政。非惟賓舉者之信否。亦以慎臨民之選焉。以爾久服官勤。今由材舉。往服新命。將觀汝能可。

殿中丞郭及大理寺丞魯有立太常寺太祝張昭度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郭及等。朕患考績之不明。而使無聞者累久而幸遷。有善者混淆而莫別。故申新法。不專以日月敘秩。而間須保任之舉。一作任保之限非以一有字抑人之進。而所以求能者焉。汝等無謂。今由積日而得次升。尙勸後圖。以俟知者可。

東頭供奉官桑遼可內殿崇班制

先因過犯格磨勘一年今及四年除授

勅具官桑遼。國家命官之術。必量功過之分。計歲時之勤。以爲陞黜。法在有司。其平不欺。其信不渝。以爾嚮因事累。格其會課。今日月及矣。考績者以時來上。還汝所當得者。示我不汝忘焉。可。

環州石昌鎮熟戶牛家族巡檢奴訛男萬訛可本族都軍主制

勅萬訛。世捍邊陲。繼生材武。能以威信服其部人。今爾父以疾而告休。俾爾承家而濟美。夫忠孝之節。不徒守其先業而已。亦以奮功名而圖富貴焉。可。

審官院令史馬登可遂州司戶參軍充職制

勅馬登百司丞史。皆有入官之格。不惟賞其勞。所以勸能者而謹其無過也。惟勤與慎。可不勉焉。可。

西京左藏庫使內侍省內侍押班任守信。可遙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鈐轄制。

勅國家自靈夏不賓。邊隅多警。議者率以謂用兵之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一作明則無以得士心。此字一無

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算。頃二字一無自兵宿於野。久而無功。此殆將帥數易之患也。苟其能者。無遽奪焉。以具

官任守信。選以敏材。臨於戎事。肅軍捍寇。宣力有聞。遽以飛章。自言滿歲。顧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

然而士卒之樂。旣汝安。夷狄之情。惟汝熟。雖欲代汝。實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我

茂恩。可。

開封府兵曹參軍謝暉。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謝暉。府掾之制。凡再歲而無過失者。皆得例遷。蓋以京師大衆之會。獄訟尤多。能無過焉。是亦材

也。今考爾歲月。法當進秩。夫官能有守。卑者尤難。事之實繁。勤則克。一作惟濟。勉服明訓。往膺寵章。可。

虞部員外郎盧士宏。一作閔太常博士王揆。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瓌。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具官張瓌等。夫孝子之於其親也。無所不至焉。生則養之以祿。歿則榮之以名。爾等自丁家艱。克盡孝

道。天時屢變。禮制以終。勉思揚名。無墜厥世。可。

比部員外郎趙宗古。謝衍。屯田員外郎李琪。一作祺秘書丞劉元瑜。殿中丞馬仲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謝衍等。自兵興以來。天下重困。盜賊並起。獄訟繁多。爲州縣者。不亦勞乎。夫飢寒者。未能衣食。而調斂者。未能盡除。惟處之有方。則民不甚弊。賴夫勤敏。乃克濟焉。爾等咸以吏材。寄予民政。錄勞考課。宜有茂恩。可。

前磁州錄事司理參軍杜錢一作可衛尉寺丞制

勅朕撫有萬國。而官羣材。不敢專用。獨見之明。而外詔庶寮。各舉其善。具官杜錢。舉者言爾材。堪親民。是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夫善爲政者。能使其民愛之如此。汝能以此親我民乎。往膺進秩之榮。無爲舉者之累。可。

前杭州司理參軍范袞可衛尉寺丞充堂後官制

勅朕觀兩漢名臣。多出於丞史小吏。非夫丞史之能出名臣也。乃知古雖吏屬。亦必選用賢材焉。況有今中書丞相之職。比古公府曹掾之制。吏員已爲簡闕。欲任其事。豈不擇人。故詔銓衡。俾其慎選。具官范袞。有司來上。以爾爲一作材。進爾諸丞。往率乃職。古人可慕。無自怠焉。可。

將作監主簿程中行制

勅程中行。夫廉恥道缺。而貪冒成俗。風化之薄久矣。吾思有以勵焉。故於致仕之制。特示推恩之優。厚廩給以家居。官子孫而世及。今爾父至。服勞在官。以老得謝。宜茲懋賞。以示寵榮。汝尙勗哉。無忘濟美。可。



祠部郎中沈周可開封府判官制

勅具官沈周。夫刑獄以禁暴。而託獄足以爲奸。法令以止亂。而舞法反以滋害。平民者政。而敗政者吏也。知政之術。繩吏爲先。況乎京師。號稱繁劇。凡治繁者。貴一作乎不勞。苟知其方。在得於要。擿姦急吏。此非要歟。以爾久列周行。屢經任使。通於政事。俾佐浩穰。告汝政弊之多端。訓汝治煩之有術。善思乃職。無或廢官。可。

絳州防禦判官張銳衛州軍事推官汲熙載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銳等。以爾由學飭身。試材於吏。服勞旣久。薦者屢聞。有邇臣之亟稱。加所司之考實。推恩進秩。其慎若斯。豈不勉哉。無回汝守。可。

供備庫副使王道卿

一作清臣

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朕觀春秋之際。公侯卿大夫之譜。至數十世而不絕。不徒世其祿爾。惟克劭者乃不隕焉。近至於唐。將相之後。能以勳名自繼。其家者亦衆。秉筆者記之。號稱衣冠盛事。噫。古之大族。多良子孫。而今獨鮮耶。抑惟人之勉不勉爾。惟汝大臣之子。世爲名家。豈不勵焉。無俾自墜。有司積日。茲乃敘進。不次之賞。能者得之。汝其勉哉。無忽而怠。可。

前彰信軍節度判官褚式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褚式。昨按察者言爾事此字無有迹。而爾方以老自此字無請。吾屈言者不究。而進爾以秩。全爾之歸。吾之欲成人之美。而不欲成人之惡如此。汝其休矣。知我之仁可。

祠部員外郎崔嶧男庶可試祕書省校書郎一作試制

勅崔嶧男庶。古稱不學者之於事。譬夫立而面墻。與其敗政而干官。孰若勸教之明而養之有素也。屬者故勅有司。增定蔭補之格。必由試藝。乃得涖官。夫不惟爲國造士。是乃爲臣立家。此予一作其詔也。汝其勉之可。

梓潼縣主簿宋文質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勅具官宋文質。壯也服勞。晚而登仕。老能知止。意亦可嘉。吾有躋民仁壽之心。爾其歸安田里之養。可。

駕部員外郎席夷甫可本官致仕制

勅具官席夷甫。古者七十而得謝。所以優其臣也。不任以事而養之於家。所以愛老也。朕患廉恥之缺。而尤嘉止足之人。隆長老之恩。而欲興孝弟之俗。今爾之請。朕所褒焉。已詔有司。錄爾之子。克安眉壽。往服寵章。

南劍州司理參軍李孝友責授吉州參軍制

勅具官李孝友。不孝之罪。國有常刑。民愚無知。犯者猶鮮。況爾被儒服者。誦習六經。而背本忘親。悖理傷

化。雖屢經赦宥。法欲貸汝。而汝之自視。夫亦何顏。宜屏遠方。絕而不齒。

江南□路提刑內殿丞制柴貽慶可就轉禮賓副使制

勅具官柴貽慶。傳曰。夫刑者一成而不變。又曰。法者天下之至平。庶獄之間。其可不慎。故於國制。尤重邦刑。擇彼監司。必參文武。所以藉其材敏。而佐夫不逮者也。惟爾克守其職。能濟以勤。有司質成。法應敘進。故增榮秩。無替前勞。可。

右侍禁樂天錫可率府率致仕制

勅具官樂天錫。服勞茲久。因疾得衰。雖未及於引年。嘉自能於知止。俾進春宮之率。以爲歸老之榮。可。

大理寺丞袁穆許恢授殿中丞著作佐郎程適授祕書丞制

並磨勸改官

勅具官程適等。國家治民之要。其具素備。惟奉法守職。而免於有過者。考其積日。皆得敘遷。苟有能稱。豈無懋賞。爾等寄子民政。咸上歲成。俾登於朝。蓋用常典。若夫異績。在爾勉焉。可。

皇姪仲伉贈官制

勅具官仲伉。朕上憑宗社之靈。克荷先帝之業。思治天下以孝。而親九族以仁。今宗正言爾信安郡王之長孫也。不幸早世。而追榮之典。尙未有稱。朕聞於聽一作聞。意甚悼焉。可。

秦州推官董彝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董彝。朕嚮遣韓琦行視邊鄙。所以宣上恩而下逮。撫下情而上通也。今琦言爾有勤未錄。久疾自淹。夫人之有勞。吾豈不念。事或有一作在遠。患於不聞。既披奏章。宜示寵典。可。

劍州司理參軍董壽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董壽。夫法者所以禁民爲非。而使其遷善遠罪也。然世之專於法者。不患於不通。而患於刻薄。豈夫一無此字。學者之弊歟。今爾以學法入官。而有能二字一作復。被薦以一作施。之臨事。可不戒哉。往服明恩。宜慎汝習。可。

兵部郎中皇甫泌男僑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皇甫泌男僑。梓潼去京三千里外。而東蜀一都會也。吾難其選。知泌爲材。而乃以家爲言。請任其子。俾榮初仕。仍便其私。庶乎泌無內顧之憂。而得盡心於事。則汝之幹蠱。可不勉哉。可。

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知勝關寨李守信可就轉內殿崇班儀州寨主制

勅具官李守信。西師之出累年。而將帥之效未著。凡爲吾扞城而乘障者。不亦久於一有勞乎。迹其勤誠。宜有陞進。若夫異賞。俟爾立功。

和州防禦判官夏侯溥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夏侯溥。古者王道之隆也。使夫種樹畜養。皆不失其時。然後衣帛食肉。而老者得以安之。今夫致

仕而歸者必增其榮秩。而又廩給於其此無家者所以慮夫田野<sup>一作</sup>之間。養老之具未備。而有以優其終身焉。爾其往哉。服我新命可。

都官員外郎知成州王嘉聞轉職方員外郎殿中丞知普州葛昌商一作轉國子博士某官監洺州

鹽酒稅李思恭轉駕部員外郎制並舉勸改官

勅具官王嘉聞等。夫士之學古干祿。而陳力涖官者。孰不欲自爲材耶。思乎勸之勵之四字一作無方。而使賢能之不勉也。此無此朕所以思革審官之法。近增舉類之科。爾等猶用舊文。例當升秩。其思率職。無懈厥勤。俟乎有聞。以應新格可。

東頭供奉官張德榮張行簡可率府率致仕制

勅具官張行簡等。陳力有年。服勞匪怠。止足之戒。乃能自知。終始之恩。亦以示勸。衛率之長。東宮要官。享茲榮名。可以休老可。

虞部員外郎呂師簡可比部員外郎制爲招軍

勅具官呂師簡。國家嚮因募兵。特立賞格。俾勸勤者速於集事。而議者皆患應募之卒。雖多而難用。豈夫訓練之未至。將由簡閱之不精。然而號令重於已行。賞罰貴乎存信。今有司按籍言爾當遷。往服新恩。其思實效可。

悉利族軍主嗟移可都軍主制爲功効

勅嗟移。夫賊壘未平。王師在野。當吾聞鼓。擊思將帥之際。是汝立功名。取富貴之時。而能率其部人。力捍狂寇。材武忠勇。是皆可嘉。爵秩階勳。茲以爲寵。猶有異賞。爾其圖之可。

東上閣門使普州刺史趙安期可右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趙安期。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致仕之制。非爲止者而設。乃古所以禮其卿大夫之美名也。而今又有增官秩。頒廩給之數。於爾之止。一作爾豈不爲優。爾其歸哉。可以榮矣。可。

供備庫副使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可就轉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王守一。臨於軍政。邈彼塞垣。訓齊甲兵。謹備寇盜。爾其勤一作謹職。吾不忘勞。適因奏課之來。宜舉陟明之典。可。

貝州歷亭縣主簿周登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勅具官周登。方剛而仕。以疾思歸。自陳不能。可謂知止。有官以爲汝寵。有俸以終汝身。體予深仁。一作恩膺此嘉命。可。

進納長馬空名誥海詞

勅某人等。國家以用師西鄙。不欲加賦於人。乃能出爾家貲。佐吾邦用。第其多少。咸有一作可旌酬。俾綴官

聯以榮里閭可。

潁州推官江楫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江楫。朕思與多士共寧庶邦。而賢豪材美之人。或自沉於幽遠。與夫懿節茂行之韞於中而未見於<sup>一作</sup>事者。吾皆不得而徧觀焉。故以舉類之科。而為官人之法。今舉者言爾材行可稱。命爾新恩。以期後效可。

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金部員外郎周陵可司勳員外郎就差充荆湖南路轉運按察使制

勅具官周陵。朕顧荆楚之俗。雜於諸蠻。而嚮者州縣之間。不能綏輯。與民生患。曠日未平。夫惟蠻貊<sup>一作夷</sup>雖不通於禮義。而剽輕之性。惟信<sup>一作德</sup>可懷。獷悍之心。以威則服。思擇能者。僉曰汝材。至於察官吏之否臧。平賦輸<sup>一作稅</sup>。而移用。廣西之最。朕已嘉焉。今其諭我至仁。曉茲異<sup>一作暴</sup>俗。並伸威信。以靜一方。仍遷郎署之榮。以增使車之重可。

【外制集序】聖賢相遭<sup>遭一作逢</sup>。

【皇叔荆王制】行荊州<sup>此下脫</sup>。

【陳淑等改官制】<sup>一本作國子博士通判</sup>州陳淑可虞部員外郎。

【柴貽慶制】<sup>貽慶一作貽憲</sup>。

【秦州推官董彝制】董彝一作黃彝

【趙安期制】可以一作亦可以

【王守一制】沿邊巡檢都監六字上一有議州二字

卷二

制五十首

內殿承制桑達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桑達夫少也用其力老也優其秩在予推恩之意固亦仁矣於汝克終之善豈不美哉況爾方置朝行又升環列歸安汝壽服此新命可

駕部員外郎致仕席夷甫男汝賢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席夷甫男汝賢夫力彊壯一作壯而仕老至而則一作則休還其官政於君傳其家事於一作子子士之美一作盡行不亦榮哉在爾承之宜勤以孝惟善事父乃能事君可

內殿崇班柴貽坦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柴貽坦自列朝班克一作久勤官次用有司之常典因滿歲以一作之當遷往服新恩益思後勳一作克



效可。

福州寧德縣令孫知古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孫知古。禮於老者。尚不責其筋力。而況洩官行法。非彊而敏者。莫能焉。士之老而還政者。不惟示國之優恩。一作禮。亦自愛其身者。得以遂其安。此字無養也。矧加寵命。豈不榮哉。可。

前太常寺奉禮郎司馬旦。前將作監主簿司馬光。前祕書省校書郎黃元規。丁憂服闋。復舊官制。勅司馬旦等。先王制禮之中。不使賢者過而愚者不及。故三年之喪。謂之通制者。人皆所共。一作皆。可以行焉。惟立身事君。用顯親揚名之節。則必賢者勉焉。而可至。二字一作石。可下至此。考之大者也。爾其思勉。一作勉。之可。

比部員外郎知眉州馮平。轉虞部員外郎太常博士知秀州嘉興縣胡昉。轉祕書丞制。並磨勸改官。

勅具官馮平等。朕頃因考績之文。增以薦材之法。夫累日月以敘進。則患賢愚之不分。因舉類而觀能。則慮奔趨而一作求譽。知人選士。其難若此。惟材茂而此字無業廣。既久而自彰者。不亦優哉。爾宜一作惟不懈。其勤以求諸己。可。

東頭供奉官鍾懷德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鍾懷德。臨於筮權。頗服勤勞。因茲會課之來。宜舉敘遷之例。升之朝序。勉荷寵章。可。

東頭供奉官夏惟慶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夏惟慶爵祿王者所以厲世磨鈍之具非徒爲進者積日之資也。一作惟字爾考績有司例當遷秩升於朝序可謂寵榮惟材與能在爾自力可。

進納人空名誥海詞

勅某人等官者所以治人而非以假人之器也。朕閱西人之勞而欲紓其乏有出其私以佐吾之用者是亦有益於吾民俾命於官所以示勸爾其往矣服我茂恩可。

三班借職崔瑾可換縣尉制

勅具官崔瑾夫器人之材術者無施而此字無不宜其次用其所長而各盡其善今爾厭夫武吏之不足爲而思自擇以奮厥效從爾之請必有可觀可。

太子中允通判秦州馮誥可太常丞制

勅具官馮誥西鄙用師久矣而未見成功然凡從事於兵間者微勞小善未嘗不錄而稍爲久次已曰滯材夫材者必能集吾事賞者所以圖厥功吾無愛焉以觀汝效可。

文學李長卿可長史制

勅具官李長卿文學長史皆無職事而有秩俸吾設科此字無以待天下之士而官其才者其中於有司

者猶祿其終身。吾於養士之仁至矣。汝其知之可。

著作佐郎張去惑可祕書丞制

勅具官張去惑。國家設官之法。患乎巧僞干譽者之難止。故考績之格。三載而一例遷。所以使沉實守正之人。得以自進。及其弊也。庸人希累日之賞。而賢者不能自別。故又增舊法。稍欲因舉類而求能者焉。惟爾之材。世所稱美。夫累日而遷。一作進。非爾一有志一有于譽而進。不可爲一有。惟思厥中。務廣其業。可。

任若拙牛文渥等改官制

勅具官任若拙等。朕閱夫士有少而執經。老不及祿者。其勤可嘉。不可以棄。故皆登一有官一有于仕。以榮厥躬。歲月久焉。又增以秩。吾之不忘于爾也厚矣。往其勉哉。可。

殿中丞通判延州高良夫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高良夫。邊鄙之事。不徒枉金革而營矢石。至於撫民。人平政賦。凡關決於兵一作其。間者。不亦勞乎。惟爾之材。久於其事。今三載考績而例一有進秩。乃爲常典。況爾有勞。宜推茂恩。以旌能吏。可。

前司門員外郎樂許國殿中丞路綸李仲宣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樂許國等。夫生事而死祭。直麻哭泣之禮。二十七月而後止。孝子之服於其親也足矣。奉其遺體。立身揚名。而施于有政。孝子之忠於事君也。吾欲觀爾之能焉。勉膺新恩。無怠其志。可。

內殿崇班劉顯可內殿承制

勅具官劉顯以爾習知河事二十餘年既久而勤有勞可錄宜增榮秩以示褒嘉無易其官一作字俾終厥效可

澤州推官李泰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李泰誦習之學患乎專固少通而難施於事爾由學禮以登仕而涖官行法能使薦者稱之爲材是亦可嘉宜推寵命可

大理寺丞知鉅野縣孟皆可太子中舍制

勅具官孟皆夫執經之士不徒誦其文而必知其義一縣之政有土與民用爾所通之經求其治人之術苟有善問一作譽豈無褒榮勉服新恩以率爾一作厥職可

陳曙李方改官制

勅具官陳曙等朕嚮以州縣之間備監不謹而官吏畏怯擒捕失時雖寘于刑以警不職而思得材武之士旌其功伐以廣勸一作勸能爾於茲時以捷來上需然推賞朕所樂焉服我新恩益勤後效可

駙馬都尉柴宗慶可贈中書令制

勅具官柴宗慶夫爵祿王者所以賞功懋德之器古之聰明材智之士處乎崇高猶或顛覆爾以名臣之

家爲國近戚。惟富與貴。享茲兼美。乃能守而不<sub>一作</sub>失。克保厥終。<sub>一作終</sub>蓋朕思廣孝愛之心。務推仁恩之厚。而致也。夫生而寵之以位。則歿也不可。不榮其終。在乎朕心。既所嗟閱。考之國典。則有彝章。魂而有知。膺此休命。可。

前觀察支使試大理司直張德熙懷州防禦判官試大理司直倪俊並可檢校水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張德熙等。士之在乎<sub>一作</sub>夫。下位。其有所稱道者。吾無不<sub>二字一作</sub>擢其材而用之。其積日累久而未聞於予者。猶有兼試檢校階勳之次而敘升之。所以念勞也。況郊祀之禮。慶賜所均。宜有茂恩。以彰寵典。可。

永興軍節度推官董士廉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董士廉。<sub>一有朕</sub>自古奇偉之士。因時立功。而名在竹帛者。率皆不以細文常行責其備。蓋於其大者。<sub>二字一作</sub>有不能而能者焉。惟爾少而好奇。不徇小節。喜從兵事。思奮其材。今積久錄。<sub>一作</sub>勞。蓋從請者。若夫異賞。待爾有爲。可。

潭州錄事參軍楊令聞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楊令聞。嚮因疾病。自請退休。少有間焉。復思從政。今其決矣。可以止哉。俾升朝序之榮。以爲歸老之美。可。

權保安軍判官王溫恭可知延州延水縣制

勅具官王溫恭自西鄙用兵而智謀材敏一作勇之士奮然而爭出者非唯吾爵賞是利蓋士之負其能者

亦欲因時而有立焉百里之縣有民與土課田而實軍備平政以懷邊一作疲人亦足有為將觀汝效可

平陽郡王允升第二十二女趙氏可某縣主制

勅王者以孝治天下也必先仁其九族然後刑于四海故具官允升女趙氏幼而淑美將及有行沐邑之封蓋稽舊典其勤女訓往宜汝爾一作家可

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李允恭可內殿承制崇班一作制

勅具官李允恭昨者亡命之卒攻劫西京而吏不能捕煩吾出兵爾能一有稱我使令克奮厥效錄勞第賞

宜有及一作且焉升爾於朝往膺一作寵命可

眞州推官陳則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陳則朕撫有萬邦以官多士而材能廉善之迹苟有聞于予聽者必無皆進而用之而申以二與一作申賞罰之文懼乎言者之不信今爾之善屢有以聞勉爾之勤克廣其業無使言者于予之罰可

內殿崇班郝質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郝質夫被甲馳馬出而與敵周旋于原野擐旗斬馘歸而與士卒數俘獲于軍中量功較計蒙褒

被寵進而受賞于朝廷。此將帥之事也。此字無豈不榮且樂二字無哉。戰之功有大小。國之賞有重輕。膺此茂恩。更期後效可。

龍衛指揮使開寶拱聖指揮使胡元並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開寶等。朕之勁兵銳將戍于邊者。不可勝數。惟爾能以武勇出乎其間。方吾思得猛士之時。吾之大臣。以爾來上。高爵厚祿。爲爾等而設也。往其勉矣。吾將觀汝一作觀爾之能可。

殿中丞崔愈一作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崔愈。博士古經師之職也。此字無爾由明經登仕而居是官。於爾之志。豈不榮哉。夫經者。聖人之遺法也。其臨民泄政治身之道備矣。雖未能施之於國。子其一作幸率而行于厥躬可。

錄事參軍張垂象登州文登縣令蓋一作孟巨源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張垂象等。致仕士之二字無克終之美節也。故吏部之格。吏賅無輕重。一作輕重皆不得與乎焉。一作斯命所以勸廉士而重乎歸老之榮也。爾等爲吏二十餘年。而能獲還政之名。以歸。宜推褒恩。以寵田里可。

右侍禁田延昭可右內率府率制

勅具官田延昭。爾之子況。乃吾侍從之臣。一作官既不得去吾而從汝。而念汝之老。思得來歸。朕亦嘉汝世陷虜中。能識忠義。自拔歸國。致子顯榮。宜有嘉加。一作褒以旌美節。服茲休命。慰子孝心可。

三司前行胡敏可許州長史制

勅胡敏。陳力洩事。積有歲年。自知不能。以疾而止。俾列州佐。以榮厥終。可。

前將作監主簿張盛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張盛。爾幼未任事。而已命于官。蓋承其祖父之遺業。長而宜思有立。以顯其親。惟學可以成人。爾其勉而無怠。可。

大理寺丞王諱轉左贊善大夫贊善大夫王若谷轉殿中丞著作佐郎李望周輔並轉祕書丞制

並磨勘  
改官

勅具官王若谷等。庶官之在位者。吾不能徧察其常行。而一有委有司考第歲月。以爲進退之法。惟治之有聲者。五字一作治之有吾未嘗遺。必有甄擢。子聞無壅。各勉所爲。可。

前漣水軍判官吳知幾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吳知幾。士之筋躬勵行。以勤厥官。未有不知於人者。知而薦之。吾亦無所遺焉。惟爾之能。數有稱道。有司較最。於格當升。勉膺新恩。無廢其業。可。

供備庫副使郭承緒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郭承緒。夫善訓卒者。少而愈精。善用兵者。寡可擊衆。一障之守。苟得其人。推恩信以悅士心。明教



習以修武備。扞城禦寇。其任豈輕。顧爾宣勞。頗勤歲月。今茲考績。宜有一作寵章。爾其勉哉。思奮厥效。可。

秦州觀察支使喬察可靜難軍節度推官知隴城縣制

勅具官喬察。夫吏之不能稱其字職者。或謂數易使之一作使然。今爾嘗佐於一作州。就隴屬縣。其上下政令之便否。土風民俗之所安。皆所習知。可以爲治。將觀汝績。無替其勤。可。

吳守一改官制

勅具官吳守。一夫文士之職。有常守。而循敘進之科。至夫出類之材。尙有不次之用。況夫武吏。有可以奮節立功之資。而當茲用武之時。其材易施。其效易著。歲月考課。有爲常格。膺茲新命。其往勉哉。可。

沂州沂水縣主簿韓道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韓道。自京以東。比苦多盜。而臨沂狂卒。一歲再變。汝以主簿領尉職。而能力捕首惡。上功第二。凡眞捕賊吏。後時而無獲所。與夫不獲而坐黜罰者。豈不媿於汝哉。夫事無不能。惟不勉。爾以褻一作以勸。其勤宜有寵恩。可。

比部員外郎致仕張緯一作男允修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張緯。男允修。凡人之既老且病。而見其子之得祿。豈不榮哉。爾宜一作修身勵節。入而思有以慰一作榮。其親。出而思有以報於國。可。

杜惟序可西上閣門使福州刺史知涇州一作四方館使涇州原鈐轄兼知涇州制

勅具官杜惟序西鄙用兵五六歲矣。凡是中外文武之吏。其材勇而可任者。無不束在於此。無子心。苟思得人。則擇而用。惟爾久習戎事。勤於北邊。素有能稱。熟于朕聽。涇原重地。當賊之衝。督視兵師。兼撫其俗。惟爾爲可。往其勉哉。佩茲新恩。以觀厥效。可。

左藏庫使涇原鈐轄王從政可西上閣門使益州鈐轄制

勅具官王從政西蜀之人。性本輕悍。易搖以事。動輒驚騷。而禦寇扞城。兵任尤重。夫馭兵之法。威主於肅。令一則威明。恩惠乎私。信著則恩浹。使士卒和而武備謹。則軍有善政。民無姦心。此惟材者能之。而爾久習兵戎。嘗委邊寄。克堪一作齊。茲任。往服訓詞。可。

大理寺丞王陶轉殿中丞大理寺丞郭佑賢王正己並轉太子中舍制並啓勸改官

勅具官王陶等州縣之政。其文具矣。吏之良者。能舉一作學。而行之。足以爲治。故夫奉法守職。積勞歲月。而無過者。皆有進秩之資。所以褒勸一作勸。而勉夫不及也。今爾之課。考於有司。膺茲敍升。慎守厥位。可。

試助教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制

勅具官郭固。自邊陲用兵。而天下游談之士。趨時蹈利者。吾非不知其濫。而未始息焉者。冀必有得於其間。惟爾之能。乃其素學。夫學有實者。詰之不窮。而推之可用。嘉汝施設。精而有條。慮變適宜。將觀汝用。可。

東頭供奉官李禹言一作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李禹言。惟爾陳力效職三十餘年。而後登于朝序。雖命官進秩。厥有常法。而爾之積勞至此。不亦勤哉。一作夫得之惟艱。守之不可不愷。往膺明訓。服此寵章。可。

禮院副禮直官王永可益州司戶參軍充職制

勅王永。太常所上禮。皆祖宗之法。朝廷之儀。掌在有司。爾所當習。成書第賞。及下不遺。往膺新恩。慎守而職。可。

太常寺太祝張觀一作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張觀。有司上爾會課之書。考其日時。當得敘進。夫有勞必錄。其信不渝。惟勤與能。不可不勉。可。

故國子博士李克明可贈度支員外郎制

勅。國家務以孝治。爲人子者。欲有所申於其父母。則其爲請。不一作可。不從。故具官某有子德隆。克嗣其世。効官陳力。當得敘遷。而思以其榮報於罔極。合於經之以顯父母之義。朕甚嘉之。魂而有知。膺此追命。可。

【席汝賢張允修可將作監主簿】兩可字下。一本各有試字。

【鍾懷德制】筦推一作權筦。

【樂許國等復舊官制】吉綿本以司門爲司勳服於其親也足矣作報於其親也足以觀爾一作汝

【孟皆制】皆一作階

【平陽郡王允升女制】蓋稽一作蓋循

【郭固制】慮變一作應變

### 卷三

#### 制五十首

左班殿直李德隆母王氏可追封永安縣君制

勅夫觀其子之孝可以知其父母之賢具官李德隆亡母永安縣君王氏生此孝子一作是生此子能守其家請以身官移於泉壤夫祿養於親有時而止榮名之及存不朽焉魂兮享之可以爲慰可

比部員外郎知綿州薛貽應轉駕部員外郎虞部員外郎知博州薛綸轉司門員外郎祕書丞知

嘉州洪雅縣李述轉太常博士制並磨勘改官

勅具官薛貽應等吏之庸庸而無聞者吾所不取章章而特見者必擢一有而字用之若夫奉法循職守其官而無過者不亦吏之良哉念其勤勞豈可不錄三年考績敘進有常往服新恩無渝爾守可

司門員外郎李公謹祕書丞充集賢校理楊儀殿中丞段高磨勸改官制

勅具官李公謹等。夫令在必信。法在必行。今審官考課。增以舉類之科。乃吾示信之令。而新行之法也。汝等敍進於比。猶用常文。其後當遷。皆須應格。勉勤其業。以俟爾知可。

范仲温可台州黃巖縣尉制

勅具官范仲温。爾弟仲淹。參吾大政。方欲輔朕。平賞罰。推至公。以修紀綱。而正席位。爾今所任。有土與民。惟過與功。則有賞罰。爾勤厥職。可不戒哉。可。

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石宗尹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石宗尹。陳力效官。積有歲月。會其課最。來上有司。按於舊文。當得敍進。升之期列。可謂寵榮。往服新章。益勤後效。可。

著作佐郎盧革潘泳<sup>一作詠</sup>等磨勸改官制

勅具官盧革等。州縣之職。治有常法。而遠方之俗。風土異宜。若夫上克奉於教條。下不違於民欲。惟勤與敏。乃克濟焉。爾等服職有勞。會課來上。膺茲敍進。無廢官箴。可。

史館書直官潘宗益可梓州司戶參軍制

勅具官潘宗益。給事有年。其勞可錄。宜命以秩。俾旌厥勤。凡爲有司。惟久則習。尙安乃職。以慎克終。可。

角厮波男合羅角可本族軍主制

勅合羅角生稟勁勇之姿而濟以忠果之性屢陳厥効咸可旌褒俾升官榮以勸諸部勉圖功業無自失時可

軍事推官龔待問可桂州觀察推官制

勅具官龔待問捕盜之格有功者賞而吏能應書者少非吾有所愛焉苟有其勞豈不甄錄今有司言爾於格當遷方茲多盜之時用勸不能之者一作吏可

進士劉純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劉純自兵興累年而功效未立然游談之士以兵爲說而得祿者多矣吾猶意乎厥路尙狹而未足以來特起之人故甄收未始少懈况爾屢經器使而言者謂材宜有推恩以勸來者可

祕書丞竇隨可本官致仕制

勅具官竇隨夫老而致其政於君者士之懿節也爾壯而登仕困於數奇今其老焉可以歸矣安而一作於眉壽膺此美名可

邢州觀察支使張德熙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張德熙士之在下位而能以聞于上者不有言者乎一失其言則有常罰焉知人而薦豈爲易哉

今爾由舉者而被升擢。尙勤其業。無累爾知可。

大理寺丞薛仲孺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

勅具官薛仲孺。爾之伯父奎爲吾大臣。參議國政。剛直之節。見於臨事。歿而無嗣。吾甚哀之。爾幼以奎蔭而登仕籍。今由累歲。遂升于朝。惟爾伯父之行。有司考法。易一作說以一德不懈。執心決斷之名。可謂美矣。守爾家法。克勤厥官。可。

殿中丞王正民大理寺丞朱景陽陳侁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王正民等。審官之法。三歲一遷。惟無過焉。乃得會課。爾等服於官政。以涖吾民。奉法守職。積勞歲月。膺茲敘進。此乃常科。勉爾之爲。以期懋賞。可。

內殿崇班李允恭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李允恭。朕患州縣之吏不職者。不能禦姦禁暴。而憫吾民罹於賊盜。一作盜賊故於捕盜之吏。推賞尤厚。非以爲私。蓋有爲也。今爾之請。一作課自陳其勞。方吾以賞行勸之時。惟恐不及。故加爾寵。非徇爾私。夫古有讓功不言之賢。惟爾宜慕。可。

節度推官張紳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紳。朕閱夫兵興而費廣。不忍加斂於吾民。凡能佐國足用者。皆思懋賞以勸其勤。今薦爾者皆

曰爾材而吾近臣尤所取信。故增汝秩。不易厥官。夫官惟業勤。常患不久。爾其自勉。無替乃勞。可。

學士院孔目官遂州司戶參軍李懷德可特授□州陽信縣尉充學士院錄事制

勅具官李懷德。夫有司之事。一作掌惟久則習。次遷之例。願惟一作汝宜升。無忘克勤。慢則有罰。可。

虞部員外郎李備太子中舍侯克明大理寺丞曹一作唐琰等磨勸改官制

勅具官李備等。國家外建庶位以官羣士。而賞罰進退之法。掌一作行於有司者。所以待中材之無過者。爾高能異效。吾有不次之用焉。爾等咸服於官。久勤歲月。以勞序進。雖曰寵榮。勉爾所爲。以期懋賞。可。

彰武軍節度推官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渭州判官公事制

勅具官李仲昌。羣材之在下者。思達其上。難矣。而在上者。思得可用之材。豈爲易哉。朕頃自擇能臣。使舉其類。而洙以爾充薦。今琦又以爲言。琦洙皆能體吾勞於擇士之心者。舉爾不應不慎。嚮然推寵。吾所不疑。爾尙勉哉。以稱茲舉。可。

故尙父汾陽王郭子儀孫元亨可永興軍助教制

勅郭元亨。繼絕世。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爲臣者焉。況爾先王。名載舊史。勳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可。

奉禮郎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李景圭九州四海風俗不同而王者之化無不及吾於遠者尤加意焉夫吏非敏於其事則不能通俗習而順其宜政一失焉下則重困邈茲南海爾泄吾民今會課上聞增爾榮秩克勤厥職以副予懷可

故右驍衛大將軍致仕王元祐男知信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王知信爾父元祐陳力事予告老以休位終環尹歿而餘慶尙及爾身爾嗣厥家苟能有立則始終寵榮一作榮寵視汝父焉惟孝與忠勉思兩得可

前楚州團練判官丁宗臣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丁宗臣庶官之在位者衆矣吾思一善之取而無失則惟舉類之法所得尤一作宜多今薦者交章言爾可取爾其自勉以稱吾思善之心焉可

左侍禁李從式孫清並可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制

勅具官孫清等壯而陳力老也告休古人所難有始有卒爾能至此可謂克終尙有推恩以嘉爾節歸安眉壽服此新榮可

權無爲軍判官劉皆洪州錄事參軍張德元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劉皆等禮與法之爲書其於老者皆有優焉今爾等學於禮法而能安其老思以歸休吾所嘉褒

宜推寵命可。

國子監直講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爲故信。著之於行事。以爲萬世之法。然學而執其經者。豈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爲人師。學足以明人性。不徒誦其說。而必欲施於事。吾將見吾國子蔚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爲學者之寵可。

太子中舍孫礪李國慶並可殿中丞制

勅具官孫礪等。六經皆載治民之術。而法者爲吏此一無字之資也。汝等學之用。以從政。經之道廣矣。擇其宜於民者。法之文密矣。取其平而不害者。足以澄爾官而成厥績焉。膺茲敍遷。勉用爾學可。

祕書丞黃正殿中丞盧咸並可太常博士制

勅具官黃正等。自兵興一作興兵以來。調度日廣。其能勤徵權以佐經費。而均漕運使不滯。以通諸用者。皆方今之急務。其爲勞力。宜有勸焉。因茲歲成。寵爾榮秩可。

原州彭陽縣令郝嗣宗可某州推官制

勅具官郝嗣宗。吏三歲而一易。其法久矣。然議者莫不以屢易爲患。苟有能者。吾豈奪焉。爾一作汝於彭陽。數有稱者。就增其秩。無易其居。勉爾所爲。以俟成績可。

供備庫副使張禮一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張禮一。考課之法。計過與功。皆有常文。得以敘進。此所以待夫中材而勉其不及者也。苟能有立。吾必異之。爾其往哉。思所自效。可。

杜諮轉官制

勅具官杜諮。吏部之格。吏之升降。遠邇勞逸之均。皆有法焉。不可以亂。今循以爾爲請。一作今以爾爲請。爲大臣所薦。吾既重違大臣之言。而顧有司之法。苟不甚戾。則吾豈不從。無專爾私。其率厥職。可。

柴宗慶第三女可封郡君制

勅某人。相與將。人臣之極也。爾父常兼享其位。而連戚里。其於存歿。宜有寵焉。況其生也貴。而歿也無嗣。續之裔。此吾尤所憫焉。一作疏。爾郡封。此非常典。所以申吾不亡爾父之意。可。

洛苑使英州團練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藍元用可眉州防禦使罷副都知制

勅具官藍元用。爾之事。子陳力茲久。旣明而敏。能濟以勤。慎密一心。不見過失。屢更器任。實東予懷。屢披奏章。陳疾自請。願解要職。以思便安。惟爾之舊。予所嘉。惟爾有勞。予所錄。雖可爾請。豈無加焉。一作嘉。褒服茲寵榮。勉爾一作惟。後效。可。

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綦恩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綦恩。用兵久矣。而將吏能以材武稱於軍中者。豈不多哉。苟有聞焉。無不用也。况如世衡。吾所信者。今其稱爾。吾豈不然。夫信以出令。仁以撫人。一作勇以臨戰。而嚴以一衆。必皆出於智而後成功。雖大將不過此也。爾其勉之。一作哉。可。

達州司戶參軍吳冲可奉寧軍節度推官制

勅具官吳冲。嚮者盜起州縣。久而未捕。議者皆曰。素備不謹。賞罰不明。所以盜滋而吏怠。今考爾所獲。嘉爾之能。第賞推恩。予無所愛。一作愛矣。凡謹慎者。爾則勉之。當使怠吏由爾而勸。可。

內殿崇班程逸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程逸。將軍之職。居則宿衛天子。出則征伐四方。此武人之重也。今假爾茲寵。以爲歸老之榮者。以爾服勞既久。能克厥終。而不忘爾勤之意也。其往欽哉。可。

懷州防禦判官倪俊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倪俊。凡官人之法。莫不期於得材。而或失之於有遺。或失之於太濫。故有司之守。厥有常文。苟能應書。皆可選擇。一作可使中材之並進。不濫而無遺。此吾所以慎於擇材之意也。爾膺之。一作茲舉。其不勉哉。可。

大理寺丞宋緬孫周蘇逢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宋緬等。庶官之守位者衆。予欲一有百職並舉。而人各趨之。則於考功敘進之科。厥有常法。使夫自勉者無不得焉。蓋所以示勸而及衆也。今考爾歲績。法當遷秩。爾無以爲例得。其體一作予勸功進善之心。以勉爾職。其無懈可。

盧守勤致仕制

勅具官盧守勤。少也陳其力。病而養其衰。非惟安生樂壽。人之所欲。而朝廷待勞能之臣。厚始終之意。考之典禮。亦有彝章。爾之事予。既勤且久。今其病矣。可以息焉。尙有恩榮。以爲爾寵。夫勞無不報。既享爵祿之豐。身孰與親。宜專輔養之理。可。

曹元賓轉官制

勅具官曹元賓。夫用兵之法。不可先言。則爲將之材。亦難先見。國家用兵久矣。求之行陣。堪將者少。夫士有素蘊之材。未得達者。比降明詔。廣其詢求。而方平等以汝爲言。吾將觀汝之能。試汝以事。俾升朝序。往自勉焉。可。

司理參軍杜彭壽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杜彭壽。士有潔身以廉。而服官以勤者。長吏皆得薦論。有司加之考閱。用而進秩。俾以臨民。雖曰常科。豈不慎選。汝膺茲命。其往勉哉。可。

戶曹參軍尹植可某官致仕制

勅具官尹植。惟爾陳力二十餘年。以老而歸。朕豈不憫。升之朝序。榮以宮僚。往其休哉。安爾眉壽。可。

開封府開封縣主簿孫量可保大軍節度掌書記制

勅具官孫量。用兵之法不欲久。惟能使調斂發輸不勞而民有餘力。則可以制敵二字一作久。而有待於必勝。西師之出久矣。不惟將帥之選爲重。其州縣臨民之吏。能不乏民之力。而佐吾之軍者。亦難其人。今爾旣薦者。皆曰材。而臨涇乃爾自請。往膺新命。將試汝能。可。

內殿崇班韓守允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韓守允。自兵興于邊。天下多事。吏強有力者。猶不能稱厥職。而況於老者乎。夫老者。吾所優也。豈宜強其力之所不逮。往從爾請。以安爾私。尙有茂思。以爲爾寵。可。

泰州興化縣主簿朱思道可衛尉寺丞制

勅具官朱思道。夫廉爲吏之一節也。今保薦之法。惟以受財爲同坐。則待夫能吏。豈盡其材。爾其奮厥所長。思有所立。不獨守夫一節而已焉。可。

溪洞楊先贊可權知古城州制

勅楊先贊。世號材勇。雄於一州。威能服其部人。忠能奉其職貢。宜加寵秩。以紹厥家。往服恩章。一作榮。無忘

報效可。

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可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制

勅具官杜杞。自一隅用兵。而調發輸役之繁。無遠不及。況廣東西之路。於東南尤爲遠者。而吏多不良。吾之疲民。既有賦斂之勞。而今又罹盜賊之患。吾一慮及爲之惻然。凡與吾憂國者。豈遑暇於安居哉。汝爲吾往。其安一作可憚勞。吾又嘉汝名臣之後。好學博文。一作尙有榮名。以爲汝寵。凡吾寄汝之事。繫汝之材。吾惟責成。一作惟爾可自勉可。

內殿承制孟均可千牛衛將軍制

勅具官孟均。諸衛之置將軍。唐之盛時。兵官之重者也。衛兵之制廢久矣。其官雖存。而世不知其重也。自頃西北用師。講求武事。而議者多言唐之府兵可復。朕方思之。而爾能有請。朕甚嘉焉。爾其往哉。吾將有用可。

殿中丞史吉亨王珣瑜著作佐郎蘇黃中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史吉亨等。夫官者。所以盡人之材也。至乎材之難得。則姑以歲月常法。積勞而敘遷。誠亦冀有異材之善出於其間。非止於此而已也。爾等各膺例進。宜自勉旃。可。

蘄州廣濟縣令充國子監直講邵必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邵必夫學所以爲治也。而儒者以記誦爲專。多或不通於世務。但能傳古之說而不足施之於事。使愚者益固<sup>一作</sup>味。而不明。而材者聽之而怠<sup>一作</sup>殆。以爲儒迂不足學。故教人之法。必該於古今。以博其識。而成其業焉。惟爾之學。能明當世之事。而屢形議論。朕甚嘉焉。爾其守節礪行。以率諸生。而取古之有以宜於今者。而養成之。則功利廣矣。可不勉哉。可。

### 外制拾遺

#### 孫復可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制

朕勤治體。喜賢俊。嘗慮四方遺逸之善。有不吾聞者。間屬近列。屢騰薦章。以爾孫復深經術。往德行。躬耕田畝。以給歲時。東州士人。皆師尊<sup>一作</sup>隸。之。吾命汝校文於書省。講藝於胄序。不由鄉舉。不俟科選。汝姑直屏難說。純道粹經。使搢紳子弟聞仁義忠孝之樂。此吾所以待汝意。往欽哉。可。

#### 周陵荆湖轉運使制

勅具官周陵。朕思欲寬民賦役。而衣食給足。天下之飢寒。而患州縣之吏不能稱職。其老疾閭閻而縱其下。與夫貪暴而自爲殘者。皆所以蠹於物。而重困吾民者也。然按察之司。視而不舉。反<sup>一作</sup>乃。務較錙銖毫末之遺利。而欲足用舒民。豈不失其術。而且勞者哉。今荆湖之南。十一州一監。三十有一縣。吏員不爲不多矣。爾其察其不良者。而舉其賢者。使州縣得良吏。未有民富而用不足者。廣西之最。知汝爲材。今其往



哉。無替朕命。

皇弟安靜軍節度使允迪可責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勅皇弟具官允迪。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小民無知。犯者猶鮮。況爾燕恭肅王之子。而朕之諸弟也。宜率訓義以迪四方。而乃忘直麻哭泣之哀。爲酣飲沈酗之佚。肆情鄙行。害於而家。達於朕聽。嗟惋無已。朕苟貸法。何以處王公之上。而教天下哉。宜歸爵秩。下領屯衛。蓋寬於馭過。而欲循省其非。無蹈後悔也。可。

楊畋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制

勅尙書省二十四司。散郎皆當今要官。況分直史館。提太史筆。蓋位之高者。非材資甚美。安可以兼此授。以爾東染院使。湖南鈐轄。楊畋出自將家。有文武器幹。早由辭科。歷任郡縣。至提按之職。嚮以羣蠻釋騷。湖嶺未靖。故特命以使命。往專討輯。逮茲二歲。谿洞帖然。而勤勞積時。重瘴生疾。瀝懇來上。願還朝行。予旣嘉爾作事不怠。以集疹於厥躬。又重煩爾以軍旅之役。宜改田曹之號。且以表年爲業。苟能有以益於國家。則執干戈。書簡牘。其義一也。可。

司勳郎中張從革可衛尉少卿制

勅洛宅。朕之西都。而居之未皇暇也。然有司百職。莫不具焉。其留務之多閑。在憲司之尤簡。最爲清峻。可

以優賢。具官某久服官勞。頗彰吏最。老於郎署。分領西臺。用乎考績之文。俾列命卿之貴。仕而至此。是亦爲榮可。

殿中丞府司錄李虞卿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某。司錄爲府曹首。民閔閔增減吏詞。按曲直皆繫焉。前澄此者。或苛悍。或懦軟。率不免缺折之患。惟爾慎不踰節。廉不撓人。吾用嘉之。俾增秩於庠列。爾其惟祇。惟畏。以茂對我朝家休命。可。

大名府推官徐洽可著作佐郎制

勅某。朝廷置磨勘之法。必以考限用人者。使詳試吏能而後進也。則仕者由銓調改京秩。乃榮階之始。固非輕授。以爾進士登第。歷佐大幕。所知論薦。是用進擢。爾惟自勉。以副恩命。可。

平陽縣尉林術可試祕校知永州祁陽縣事制

勅具官某。南方之吏。不能爲吾以恩信撫茲谿蠻。而使毒吾民於攻劫。爾嘗被甲操矢而逐之。則蠻之害民也深。民之瘡痍者衆。所宜自見焉。今錄汝之勞。命汝以縣。勉勤其政。以撫吾人。可。

大理寺丞彭通程濟可殿中丞某人可贊善制

勅具官某等。仲尼有云。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今有司大比羣吏之治。不待悉最課而後遷也。但不處於尤悔。斯遷矣。某等或贊治遠藩。或長人大邑。奉法循職。克無累疵。銓一作考歲成。用應陟典。循省儲

坊。俾通朝守。盡勤官業。以對恩榮。可。

奏舉人杭州觀察推官呂邁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夫士之處世。如錐在囊中。其鋒立見。爾以選吏爲藩府賓佐。凡薦爾材者。自戩等十有二人。是必脫穎而出。其輩者矣。不然。何言者之多也。擢爾卿屬。試爾治民。無謂寵利之可圖。因違道以干譽。其思行義以自立。務求己而爲人。服此訓辭。則無疵吝。可。

軍事推官王野民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王野民。自兵興用乏。而能不取民以佐有司之急者。利入之法尤多。非勤且敏者。則莫能焉。不惟干賞者趨之。蓋亦適時之用也。爾職酒利。厥課屢聞。所宜褒陞。以勸怠者。可。

錄事參軍張<sup>一作王</sup>師民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方今官人之法。由舉善而遷者。必試之以臨民。而觀其從政。自兵興以來。吾民可謂勞矣。惟吏之良者。能爲吾休息之。今爾被舉曰材。亟遷其秩。將觀汝政。其不勉哉。可。

閩文寶供備副使監亳州茶鹽稅制

勅具官某。國家因山澤之饒。興筭權之利。以足邦用。實須幹臣。爾其絕侵牟。謹出入。使歲課增羨。而績効著明。敏進之榮。茲迺常典。疇勞之賞。尙有優恩。可。

滕公輔衛州推官制

勅具官滕公輔。堂泊昂之。皆朕侍從之臣。而外當寄任之重。交章來上。薦爾爲材。必有可觀。以稱公舉。宜從其請。以察爾能。往其勉哉。無廢爾職。可。

藍田縣主簿權充府學教授□□可華州蒲城主簿就差管勾永興府學制

勅具官某古之數學之法。肄習以時。而難易先後。教之有方。非久而安之。則不能以成其業。今學者言爾講說訓導。可以爲師。吾欲觀汝之道。至於有成。故假爾大邑之佐。使祿足以充。然後安然克終其業。可不勉哉。可。

外制序云。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今衢本分三卷。通科舉條法議。僅百五十篇。而京闈吉綿諸本。乃多十五篇。以仁宗實錄考之。慶曆二年十一月。孫復除校書直講。公尙倅滑。四年正月。周陵移湖南。轉運公所草制。已載第一卷。除授同而詞異。五年二月。允迪責環衛。皇祐元年三月。楊畋換官直史館。皆在公去朝之後。張從革。李虞卿。徐洽。林術。程濬。王野民。張師民。閻文寶。滕公輔。及永興府學教授十人。難盡稽考。呂邁。轉寺丞制。見張方平集。公旣自云一百五十餘篇。則其間或出公手。亦未可知。緣諸本散在四方。傳信已久。恐後人疑爲脫逸。復收之。故命曰拾遺。必有能辨之者。

周陵兩制。當出公手。蓋是時中書省在禁中。每有除授。隨卽命詞給告。陵初移湖南。不曾轉官。其制行。

而未下尋再降旨轉官故別草詞今第一卷所載是也。

【潘宗益制】潘一作汪。

【進士劉純制】故甄收。故字下。脫於字。

【劉皆等制】寵命。一作恩命。

【郝嗣宗制】苟有一作苟得。

【柴宗慶第三女制】連戚里。連字下。一有榮字。

【倪俊制】皆可選擇。一作可得。

【盧守勤制】勤一作懇。

【曹元賓制】試汝以事。此上一有而字。

【孫量制】開封縣。一作封丘縣。

【楊元贇制】報効。一作夙夜。

【杜杞制】爾可。一作汝可。

【史吉亨等制】蘇黃中。一作蘇莘。

【邵必制】爲治也。此上一有學字。

【呂邊制】脫穎一作穎脫

歐陽文忠公集

九 外制集

一百十五